

予庵叢書

石破天驚

斯特編輯

小序

爲甚麼蒐集這幾篇鼓詞要印行小冊子呢？簡言之：就是個人愛讀起見。越讀越不忍釋手，所以也想介紹和讀者見面，擴言之：不僅爲酒後茶餘之一種消遣品；要看他裡面的喜笑怒罵，警世醒人，從古如斯的社會惡習，一口噴出，真是當頭喝棒，發人深省。

尤其當着帝王時代。竟敢說出這種剛直的話來，是更充滿了革命的精神，凡今之革命青年，尤不可不讀也！

這幾篇多爲山東人作品，但是在下因爲少鈔的問題，便把所輯錄的木皮傳，東郭外傳，篇段較長者；及蒲留仙之大部著作，都未印入，好在聊齋全集也出版了。

祇把這些短篇印行小本，以餉讀者，也知道我們山東老憨先賢的一點思想。不過，其中多不著撰人，所謂山東人之作者，亦僅就着他的言語口吻上揣測而言，希讀者知而告我，則幸甚矣！

輯者民廿五年冬月望後三日記

序

二

石破天驚目錄

峽谷詞

田家樂

問天語

木馬拉磨

齊景公待孔子五章

太師摯適齊

問天詞

窮漢詞

賭博詞

南窗夢

秋江夢

風月段

目錄

一

468100

目 錄

羣殘鬧瞎傳

醜女自嫁

石破天驚

峽谷詞

元詩教

清閒工字真無價。隱向山林罷。鄰舍四五家。種幾畝田禾稼。結座茅菴自在。似我無冬夏。出門來隨處安插。菜畦兒緊靠着葡萄架。桃李盈山谷。梨杏遶周匝。村酒熟。不用柞。稚子提壺。山妻把盞。野調歌、論不着板眼錯打。信口詩、那管他字韻訛差。喂幾隻看家犬。汪汪嚙嚙。養幾羣花鳳鷄。咕咕哈哈。段機車啞稜稜。琴棋聲響兵兵。到春來尋芳不用遠處躋。到夏來澗邊流水在枕峽。到秋來黃花咫尺遍半塔。到冬來梅雪相邀把酒哈。山家說不盡你請我來我請他。山家說不盡陰陰晴晴樵牧話。石底下掬鱉蟹。草窩裏撲螞蚱。釣的魚兒三指大。麵裏托。油裏炸。嚼一嚼。啞一啞。四時無煩惱。遂日笑哈哈。客來有嗔咱吃嗔。不必你東撓掃。西刷刮。李杜詩千首。聖賢書半榻。後代兒孫全不掛。是非榮辱以任他。朝廷任有多大大。不犯王法管不着咱。不是神仙是甚麼。

田家樂

石破天驚

覆雨翻雲世界。電光石火流年。蜂衙蟻陣鬧聲喧。透網魚兒甚罕。勞勞精衛填海。戚
戚杞人憂天。那知隨處有桃源。渡口津梁不遠。

時日天花散道場。頑石歡喜點頭降。全憑着頂門一棒喝的醒。生鉄掃帚掃的光。實告

紅爐上的片雪不永久。色香氣味盡荒唐。幾曾見三島十洲人來往。弱水蓬萊信杳茫。會
坡徐福大騙飛過海。閃壞了望眼將穿秦始皇。半空中仙人掌上金盤露。魘悞了茂陵秋風客
劉郎。呂仙的指頭割不下。張良秘藏辟穀方。想必是參商二宿鬥熱了手。可怎麼撞着見面
就扎槍。織女皇姑不會浮水。全不管踏折烏鵲二翅膀。啄木兒的靈聞跣蹬了稿。信天翁旱
地拾魚享。現如今新打的戲班官樣改。不用從前那老排場。爛柯山樵夫黑了人眼。會稽太
守十里香。但凡是受恩之人無記性。他把那血瀝瀝盟言轉眼忘。更作怪飽煖出犯的眼近視
。他若是再去求人有了遠光。小鬼偷改了善惡簿。越發是家賊更難防。精細虫哄煞了伶俐
鬼。大半是多一分識見長一分強。君不見東郭先生險喪了命。那想到吃他還是他救的狼。
善鑽刺的能負膝蓋軟。稜爭獸翁腰硬梆。順風旗底下才是良將。雙頭馬騎定一個老在行。
現於今蘇秦的老婆遍天下。只因他一口能吧兩樣腔。你看那彭澤的印綬解開了扣。青城山

的騾了也撒了韁。總着那五丁力難平心坎上險。東洋海洗不淨那條黑肚腸。混的個頭上老
天無有主意。他跟着四序轉移變了炎涼。猛可的舉頭天外看世界。原來是紅塵迷漫着詭詐
場。總不如把妄念消除安本分。早早的收拾起扶手犁一張。種幾畝半嶺半窪和軟地。住幾
間不高不矮草坯房。養幾隻下蛋的母雞看家的狗。喂幾個滿膘的肥豬頂着錢糧。繞莊院紅
映桃花綠垂柳。齊離離桑柘成陰棗成行。門兒前蘇子草麻葫蘆架。還有那茄子滴溜扁豆爬
牆。豌豆上離溜魯都一片角。場園邊腳絲拌拉的番瓜穰。好春氣寒食前後下了種。你看那
青苗出土茂堂堂。百忙裏扛起鉏來往外走。又打上蠶起三眠教採桑。恨沒有三頭六臂分身
法。你看那小麥青青大麥黃。喜煞人兩樣粽子一鍋煮。手擎着便宜宜的蘸白糖。撮紅花割
罷了豌豆打了麥。一家家不憂不愁好時光。這才是田家趣味逢時樂。你看他烙着油餅趕着
麵湯。那怕那六月三伏天氣熱。大樹下四面風來好乘涼。披一領透風遮日晴天爛。到處裏
任意坐臥省下床。不覺的黍穀成熟高粱秀。緊接着藍中麻熟蒜好秧。忘不了白露前後看早
麥。猛抬頭蕎麥開花豆葉兒黃。又來到八月十五中秋節。少不得辦些東西圓月光。才開溝
的芋頭新熟的酒。搜的那葫蘆條子白霜霜。碗大的饅饅包糕純純的棗。酥瀝瀝的月餅甜又

香。活跳的笋雞鮮魚不用買。不過是家裏抱的攪了個汪。圓月的西瓜大訖盆子口。切成頁大家齊上扈家莊。只吃的撐心拄肋食讓顛。醉薰薰不冷不熱夢黃梁。老婆子趁着月亮還紡線。小媳婦放下孩子做鞋幫。大孫孫就在地下拏貓耍。小孫孫坐在坑上學着打光。東方亮喝的一聲上了坡。晌午裏打罷頭遍又探穩。舊房屋風吹雨浸有損壞。少不的插把插把另泥牆。天井裏蓋起暖棚壘猪圈。看完了罨撒戰子就撒場。收拾下穩花報糠稻秧草。許多的粉渣酒糟豆腐漿。喂喂那兩個闊落好上集賣。準備着打上社錢好上太行。早早的改了油滾單子消了票。省了那紅纓帽子來下鄉。還有那兒將媳婦女出嫁。打算着提壁安門另糊牆。趁早裡染紅到綠斑黃紫。還替人家待着鼓手合姑娘。直鬧到十月初旬九月盡。場園裡乾乾淨淨一掃光。攢下些蕎麥稽灰好煉繭。一概使撓頭棘子抽了牆。屋裡的犁耩耙耨收成處。驢棚裡高弔糶柴點糞筐。捆成捆白麻苧麻梁頭上放。明晃晃鏟頭犁子床底下藏。羅壓羅蘆葦摺子荆條囤。個擠個米缸麵缸大酒缸。有的是潞州鍋子宜興罐。有的是南礮磁瓶把醬油裝。有的是辣菜白菜蒿蒿菜。有的是五香豆豉糯米漿。有的是葱韭芥末紅皮蒜。有的是椿芽花椒小茴香。碗架上醋瓶油瓶高高挂。緊挨着壓車一輛弓一張。還有那打線棗子好幾把。

安排着織了山紬做衣裳。堆積的尖山拄嶺沒點縫。到下半年好歹再蓋兩間房。覓漢們拾掇完了下工去。送他蕎麵鋸刀好做乾糧。學師傅冬天給他支上盤炕。使不的叫他空屋裡睡涼床。送他那花布褥子手巾被。多絮上幾斤絨子繡襪。絮一條厚厚褲子肥肥的襪。省的他年老人家膝蓋子涼。做上那一雙翁鞋掉了裡。全憑要寬寬大大臉子長。雖然是粗茶淡飯無好味。全憑着爽利乾淨熱湯湯。若叫他大度包容說不出。他還有甚麼心緒教兒郎。我看着這一個師傅不孛款。他那日大雨來時合咱搶場。依我說支了學錢完了館。省的咱求哥拜姐另上別莊。休道是費了學錢不識字。咱那小下年開講就做文章。盼的他中了秀才把官做。挪出也一片場園好蓋大堂。人都說他媳婦的八字好。想是他後來主着做官娘。少不的多僱辦飯好幾個。預備着管待三班合六房。那時節再不受人家骯髒氣。定要回他二叔家賴的咱那衙衙牆。他三姨夫從來合咱好。到那時種地不要他納錢糧。再不怕人家報里長。省了那小甲年年來散香。媳婦們歡天喜地連聲應。都說道一齊下手快着忙。已到那日落關門上了坑。那一些大男小女笑滿了堂。鍋台上刷碟洗盥攜攜箸。小孩子叫呱呱的找他娘。燈兒下縫的縫來補的補。一個家打上蹺子動針行。有一個串鄉的瞽者來借宿。布疋疋吧了兩套山坡羊。

。吧一回三人哭活紫荊樹。吧一回五子分財大不良。有一折老王賣瓜逢天子。有一折周元開店遇君王。最好聽張飛大戰胡敬德。極熱鬧李逵法場劫宋江。小姑說這是吧的甚麼戲。嫂子說一定還是房四娘。刮插插搶鍋鏟子打着混。嗤稜稜紡線車子幫着腔。鬧喝喝貪歡不覺交半夜，炒了些乾酪栗子送到學堂。研的那棗糕棋溜大麥麵。做一些辣哏哏的豆腐湯。勝趕着噉丟鼓咚門外裡響。原來是撒歡的叫駟掙了韁。孩子們從新撮草臨上料。各人散一覺睡到出太陽。爬起來搽上一把乾柴火。要吃酒開羹不用使錢裝。香噴噴葷油炒的乾白菜。通紅的秦椒麵子不用蓋。黏噎噎煎豆乾飯小黃米。寔坯坯大碗盛來往肚裡裝。猛抬頭天昏地暗那雲布。半空裡大雪紛紛似掀揚。平地下無風無火三尺厚。不消說明年又是好春光。直化到臘盡春回新節近。又逢着家家戶戶祀灶王。出籠的黃米團子油礮餅。還有那小棗栗子大箍糖。禱告着此去上天休多嘴。是必的保祐滿門降吉祥。現成的鷄子鴨蛋不用買。窩子裡掘出蘿白兩大筐。買下些海鹹河淡南乾菜。預備着慶賀新年供家堂。買下些粗細紅白席幾領。打一個天地棚子好燒香。供養的雪白饅饅大似斗。還有那糯米棗糕幾大方。五更裡燒化一道天地表。更有那金銀元寶紙千張。滴溜溜起花爆竹空雲起。到處裡香烟靄靄

接上蒼。門扇上貼着兩條新紅對。上寫着拳頭大的字兩行。上一聯一統太平真富貴。下一聯九重春色大文章。一個家奪門搶拜拉不起。霎時間鬧鬧闐闐串滿莊。只鬧的太陽發紅日將出。合莊裡慶賀土地井龍王。有的是起花架子乒乓響。泥垛子落地蓮花寄賣強。這不是平地畫出桃源境。衆頌公何須再去問漁郎。咱說到這裡住了罷。吃袋烟再看看那一章。

問天語

滴溜溜兩輪日月爲誰忙。俺欲待擊鼓鳴冤問上蒼。看不上花開花謝閃壞了眼。聽不盡雁去雁來叫斷腸。聞聽說蓬萊而今清且淺。海底下重重發起萬年桑。怎麼樣結綺臨春晃了晃眼。甚麼人石馬銅駝下西洋。惱一惱兩脚踢弄了花甲子。總不如請回昔年舊洪荒。甚麼人滿天撒下名利網。逼的些拚命浮客鬧嚷嚷。聚寶盆還不完的兒女債。筋斗雲跳不出的溫柔鄉。嬌嬈女隔年不照菱花鏡。忽然的不見當年的舊容光。街坊上癡詐頑童多了嘴。管教他變成衰翁不旺相。見人家雕梁畫棟宮宅院。無算計修理完時住不長。你總有富貴可比康百萬。那裡買駐顏留神不死方。孔北海出門無個好朋友。龐居士借糧携回一空囊。生把那

菩薩麥子拾個淨。誰敢去湯着太歲番瓜糲。怪不的古道輪迴人情變。皆因爲頭上老天不照常。南天門高高挂起牌一面。停訟原來是爲農忙。自從那白雀傳舌噤個空。生生的霸去劉家養老莊。老學究不會拋棄一粒米。你看那攔路猛虎吃的牙黃。更可笑狗瘦不肯害故主。饑貓纂鄰趕腥湯。惱教那耕牛保不住皮合肉。強盜尋常吃整羊。現而今有錢王八大三輩。顯着那新發戶公子會展腔。最可憐老婦寒冬衣無絮。便宜煞青樓翠被小淫娼。看起來同是一本大清律。是怎麼千金之子不抵債。街院裡有錢財主捐職分。書房裏檢故紙的儒生守寒窗。埋沒煞深山窮谷真節烈。可憐他無錢不能建牌坊。總不如翻過六經另刻板。改換做積惡餘慶善餘殃。如來佛等閒不敢睜雙眼。聞聽說孔子惱的待去漂洋。何苦的山崩地裂傾萬命。我不信其中就無一善良。老天爺三十三天隔的遠。你也該手撥雲頭望一望。整年價坐觀盛敗不管事。挂着的收留人家那保安香。思必是天火燒了善惡簿。不就是四值功曹未審詳。不就是塵土迷了千里眼。耳順風久已不會支月糧。老天爺霹雷庭前神鬼助。難教俺混沌沌漫打筻。俺本是下界愚民心路窄。也難以曲柳着腸子把假福享。惱一惱一頭撞破西北角。叫他去重新再把女媧央。非是俺篋口強舌把天怨。實在是頭上老天大改常。咱這

裏一言難盡問天語。急回來再接前言問短長。

木馬拉磨

言的是大漢江山漸漸殘。出了個董卓奸賊掌兵權。這個賊夜宿皇宮欺天子。逼的個司徒王允獻連環。漢獻帝軟弱無能掌不住國。曹孟德一怒何如滅二袁。眼睜睜漢室江山堪可滅。扶社稷多虧桃園兄弟三。他也曾大破黃巾兵百萬。虎牢關立斬英雄酒未寒。兄弟們赤心耿耿扶漢業。缺少個文武全才掌兵權。有一人家住山東鄆鄒郡。現於今居住南陽臥龍山。他本是覆姓諸葛名爲亮。有一道號稱曰景陽仙。都只爲時運不至茅廬避。逐日裏悶坐草堂作詩篇。頭一句四海蒼生冥如醉。次一句江湖破碎不關天。第三句楚宮風月飛殘雨。第四句漢苑榮華送晚烟。第五句詩酒且圖今日樂。第六句功名莫問幾時閒。第七句尋訪伴友無佳趣。第八句笑傲楓林挂翠嵐。這先生將詩作的完章了。一心裏去找黃老把詩觀。一回首帶上柴門伴常去。不多時來到黃老大門前。黃承彥素日與他相與厚。因此上不用人傳自問安。這先生邁步一直往前走。不隄防脚下踏的消息翻。平地裏起來一隻獅毛犬。惡狠狠

闖到近前，撕衣衫。諸葛亮嚇的倒退好幾步。那隻犬復連竄了好幾竄。孔明說黃老與我快打狗。你看他裂了衣服不是玩。黃承彥見此光景呵呵笑。就說道先生放心不相干。他那裏走向前去拍一把。那隻犬翻身張在地平川。看了看原來是隻木頭犬。諸葛亮又把黃老問一番。請問聲此物却是何人做。黃老說小女雕刻拴着玩。他還有造的幾匹木頭馬。逐日裏磨房拉磨亂轉轉。孔明說黃老說話我不信。黃老說先生不信前去觀。不多時轉灣抹角到後舍。只見那木馬拉磨蹄腳竄。有一個木女旁裏把羅打。還有個木童旁裏執着鞭。諸葛亮看罷不住連喝彩。不由的腹內稱讚好幾番，我若是能得此女成婚配。怕甚麼曹操他有兵萬千。這先生肺腑之言無出口。黃承彥參透他的巧機關。不久的黃氏擇配了諸葛亮。下回書三顧茅廬聘大賢。

齊景公待孔子五章

丁野鶴

詩曰 周既東遷王業休。生民難亂在春秋。癡心難煞文武聖。終日皇皇列國遊。
言的是自古大道屬文宣。把一個回天担子一肩担，見那七人一去不復返。愁的他早不

睡來晚不眠。你看這茫茫世界誰是主。聞聽說太公的子孫還好賢。一聲聲吩咐由快駕馬。咱往那海岱雄邦走一番。這一日天長來的好興致。到了那無棣鎮上打早尖。齊景公除道郊迎送公館。倒把那滿朝文武犯了難。待照如魯君管待季桓子。咱沒有人家那些便易錢。待說是草草席地混過去。又恐怕他師傅徒弟作笑談。有了！咱這裏海參鮑魚土產物。還有那加鱗銀刀一路鮮。商議着封他泥谿去做知縣。殿前裏跪下一個姪子把本參。他說道這個老兒布擺大。比不的管仲昔日相齊桓。君總然氣冲銀漢三千丈。怕不能壽活彭祖八百年。景公說愛卿請起我准你的奏。這話兒正合我那六十三。俺於今夜晚脫了鞋合襪。保不就明日早晨穿不穿。倒不如捱上幾天擁撮他走。那裏有水磨工夫合他纏。老夫子聞聽此言住不下。總有些龍肝鳳髓也吃不甜。衆徒弟大家鍋裏做午飯。一聽說擄出米來擠了個乾。老夫子領着徒弟還家去。只得是整理學規酒掃杏壇。不料想他時來運轉官星旺。到家得了中都一宰官。果然是神聖妙用人難比。你看期月之中見效驗。那一時街頭買賣不講價。那一時男女行路各一邊。那一時失物還等本主找。那一時睡覺不用把門關。你看他不滿三月陞到刑部院。把一個魯國相印手中權。不知何人投了齊國一個信。倒把他君臣噎的透胆寒。景

公說此人平地得了志。他必然尋思方法找算俺。也罷！咱這裏把銀子破上幾百兩。權當是東海少收幾礮鹽。速把那美女選上數十對。請一個教師打成女戲班。第一要模樣縹緞多聰俊。第二要聲口了亮勝管絃。俱穿着五色彩衣當場換。真正是打扮起來似天仙。咱這裏大家看看也中意。我看那好色的君臣饑不饑。寫上道謹具奉申季桓子。桓子說：好！這件事果然合了我的巧機關。那昏君自從得了孔司寇。倒把俺同姓兄弟下眼看。無故的壞俺城池我還不惱。疼殺人少正大夫死可憐。俺於今指著這方法混一混。不過是破上工夫合他玩，那定公一見女戲就熱了眼。顧不的整理朝綱坐金鑾，他君臣一齊跳入迷魂陣。蒙漢藥拿着當了順氣丸。孔老爺修理表章伺候主。無奈何朝門雖設日常關，好叫人一腔熱血沒處吐。叫不應的皇天那裏去訴冤。眼睜睜全贏的棋子錯了一步。被幾個婊子老婆亂了盤。弄的抓耳撓腮住不下。又搭上郊天大祭不致燔。老夫子領着徒弟收拾走。你看他厭厭纏纏上了正南。走了些高山流水田間道。聽了些漁歌樵唱野鳥喧。這一日來到荆襄衡陽地。撞了個少年子弟似瘋癲。他那裏一行走着一行唱。唱的是丹鳳朝陽自古傳。有熊氏出治曾巢阿閣上。到後來高唱大鳴在歧山。往常時白了毛的不見面。怎麼該今日飛來飛去不值錢。你不見

黃雀落在公子手。你也該見機而作藏個嚴。倘若是入了牢籠上了鎖。鳳呀！只怕那思前容易悔後難。老夫子在中間言哈哈笑。說道：怪得狠哪！這纔是巧搭文章用雙關。連忙忙下得車來待合他說話。你看他拿起腿來一溜烟。冷淡淡上的車來才待走。又只見波浪滾滾在眼前。無奈何指使仲由去問路。遠望着兩個農夫在那裏耕田。這子路邁動虎步往前闖。你看他插手躬身禮數全。他說道我問老兄一條路。你說說那裏水淺好渡川。長沮說、車中坐的是那一個。子路說、姓孔名丘天下傳。長沮說、莫非他家住在曲阜縣。這子路連聲答道然然然。長沮說、七十二國創蕩遍。你今日替他問道是裝憨。一句話觸起子路心頭火。忍着氣又向傑溺作周旋。傑溺說、我看你不像個本地客。你把那家鄉姓字說根源。子路說、小弟名由本姓仲。傑溺說：久仰久仰！莫非是孔邱的徒弟好打拳。你看這滄海變田田變海。到處了碧天連水水連天。你師徒縱然登舟有扶手。還恐怕風高浪大行不的船。憑着你懍懍身子昂昂志。每日裏徒去跋涉受艱難。你如其跟着師傅遙家裏創。那如俺草野神仙落清閒。這傑溺說罷又把耕牛套。你看他咧咧啦啦手加鞭。仲夫子從來沒受這等氣。被這兩個狗頭氣炸了肝。倘若是還照昔年那莽撞性。俺將他拳打腳踢好幾番。惱惱惱提起腿來往瀑流撇。管

教鱉咬魚吞飽萬千。管教的長沮一去不復返。就是這桀溺也歸了大深淵。從今後你兩個纔算真避世。不強其抗犁拉耙扎覓漢。俺從今吃了長齋不生事。罷罷罷！權當是便宜了你這

兩個老窮酸。跑回來對着夫子述了一遍。夫子說：咳！這合那接輿狂童是一班。天地間只有禽獸

非我類。除此外那個與我不相連。眼看着塗炭生民水火熱。他偏要跳出高枝效野蟬。倘若
是天地已成囹圄物。又何用你我前去徹底翻。好歹的找個水口渡過去。子路說：師待我乾

乾脚兒把鞋襪穿。孰料想轉眼搬下十餘里。不覺的紅日漸漸落西山。老夫子來到旅店宿一晚。他敢則一夜無眠把心担。雖然是漢子整壯胆氣大。還恐怕腹內饑餓少飯餐。無奈何清晨起來把他等。不住的東顧西望依門闌。老夫子目想神遊心更急。那邊子路喘吁吁肝長氣

短口滢烟。夫子說、昨日晚間你在那裏睡。子路說、撞了個高年老者把身安。昨日裏漫漶之中迷了路。撞了個老者去鋤田。俺弟子急上前來問夫子。惹的他說長道短不耐煩。他說道我看你使牛撒種俱不會。總就是黃豆麥子也認不全，急急向我老漢問夫子。我認的他是個瘦子是那胖漢。數量一回仍然去鋤地。他那裏全然不把弟子攔在心間。小徒弟站在一旁拱手立。那老者道：霎時間回曠作喜開笑顏。來到路前往家裏讓。有一個小小山莊甚可觀失敬狠哪！

。眼看着桃花流水渺然去。果然是別有天地非人間。莊前裏蒼竹翠松迷芳徑。莊後裏碧草丹崖老龍潭。進門來矮矮的簷頭窄窄的屋。俱都是不用磚瓦使草苫。桌子上一張瑤琴書幾部。四壁上幾章字畫貼的方端。石床上修飾的盆景多雅致。香几上碎磁盤裏擺着香菸。不多時家中端出黃米飯。熱騰騰現宰的肥雞香油煎。又教他兩個兒子出來使禮。俱都是出衆的學生真不凡。俺雖是邂逅相遇無多話。終究是沒嘗出滋味淡合鹹。夫子說、此人不是沮溺輩。定然是棄官歸山的老神仙。你看他志趣雅淡純是古。那有半點輕狂露舌尖。你速速回去對他講。囑咐他休要老死在林泉。這子路來到門前見二子。二子說：老客忘了甚麼了？是怎麼方才去了又回還。子路說、請出你令尊來說句話。二小說：還送客後上了南山去看蠶。子路說、等他來時對他講。有幾句金石良言與他參。我看他長幼之節算頗曉。怎麼該君臣之義一旦捐。明明的踏着河崖看水長。全不想五品人倫那件先。俺師徒朝秦暮楚無休止。俱都是食無飽來居無安。明知道空手難回中流浪。好歹的盡盡良心也自甘。倘若是蛟龍得了江河水。要把那天下蒼生解倒懸。那一時童子含哺歌舜日。那一時老人扶杖樂堯天。那一時鳥獸魚鱉各得所。那一時江河湖海盡安瀾。準備着鳳凰來遊東周地。準備着樂奏簫韶格百蠻。

好一個欺心的楚國他不敢問鼎。那一個大胆的奸臣敢旅泰山。那牛山的老兒空落淚。教他懊悔當年錯用了機關。一霎時治成唐虞昇平世。我看那撒懶的東西慚不慚。老夫子時運雖窮志不懈。留與那千秋的才子作樣看。

太師摯適齊

賈鳧西

這一章書，是申魯三家僭竊之罪，表孔聖人正樂之功，當時周轍既東，魯道衰微，三家者以雍徹，季氏舞八佾於庭，僭竊之罪，已是到了盡頭了，我夫子自衛返魯，然後樂正，那些樂官，一個個之愧悔交集，東走西奔，只當夫子不知費了多少氣力，豈不知我夫子女手把一管筆，眼看幾本書，纂到易經，上律天時，下襲水土，修到書經，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訂到禮經，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作到春秋，而亂臣賊子懼，今日刪到詩經，而雅頌各得其所，並不曾費一些氣力，登時把權臣勢家，鬧鬧的戲場，霎時散盡，頃刻冰冷，那一時到也痛快！你說聖人的手段，利害不利害！神妙不神妙？

東山泗水魯城東。出了個神聖手段能。他會呼風並喚雨。他能撒豆去成兵。見一夥亂臣無禮教歌舞。施了個小方法弄的他精又精。正伴着低品走狗奴才隊。忽做了清風萬里大英雄。

那樂太師名摯，他第一個先適了齊，他爲何適齊？聽我道來：

好一個爲頭爲領的太師摯。他說咳！我怎麼替撞三家景陽鐘。往常時瞎了眼睛在泥窩裏混。到如今陡起身子走個清。大撒步竟往東北走了去。合夥了敬仲老先才顯我能。管喜的孔聖三月忘了肉。景公拭淚側着耳聽。那賊臣就吃了豹子心肝熊的胆。也不敢向姜太公家抓樂工。

管亞飯的名干適楚，管三飯的名繚適蔡，管四飯的名缺適秦，這三人爲何也走了？聽我道來！

這一般勸餐的樂官不見領隊長。一個個各尋門路去奔前程。都說道亂臣堂上掇着碗。俺到去吹吹打打伏侍他聽。亞飯說、長官此去齊邦誰敢問。我也投熊繹大王倚仗他的威風。三飯說、河南蔡國雖然小。那堂堂中原靠着周京城。四飯說、擊缶彈琴關西路

。那強兵營裏去抓響箏。却笑他倚着寨門樁子使喚俺。從今後叫他聞着俺風兒腦子疼。

擊鼓的名方叔入於河，播鼓的名武入於漢，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，這四人另是個去法，聽我道來：

還有那敲磬鼓的三四位。說你丟下這排場俺也幹不成。恁怎般棄家又去別投主。只怕到那裏低三下四還幹舊營生。才出了紅塵路上冤屈氣。爲甚麼清油幕下却談兵。咱們一葉扁舟桃源路。正是江湖滿地幾個漁翁。

這四個人，去的好，去的妙，去的有意思，聽他說些甚麼，

他說十丈珊瑚映日紅。珍珠捧着水晶宮。龍王留咱宮中宴，那金童玉女不比凡同。鳳簫象管龍吟細。可也叫人家吹打咱們聽。那賊臣就溜着河岸來趕俺。這萬里烟波路也不明。這才是山高水遠有知己。海角天涯都有俺舊弟兄。全要打破窗紙看世界。虧了那位神靈提出俺火坑。任世上滄海變田田變海。你看俺老師傅只管矇矓兩眼去定經。

魯國團團一座城。中間悶殺幾英雄。荆棘叢裏難容鳳，滄海波心起蛟龍。

問天詞

蒲松齡

混沌初開共一元。下有黃泉上有天。康節先生算的準。十二萬九千六百年。唐虞以前且不論。荒唐事跡不堪傳。且說帝堯登基甲辰歲。到如今大清康熙己亥年。四千九百零六載。這其間多少事情不周全。老天爺、富貴貧賤憑你發落。天壽窮通你掌着權。都說是人莫欺心頭上看。離地三尺有青天。積善人家有餘慶。作惡人家有禍端。人存好心得好報。奸狡不良受天譴。人心無足天公道。老天原不虧聖賢，俺今把前聖格言想一想。把世事人情仔細觀。把眼前報應閱一閱。把二十二史看一番。老天爺、你從前的報應多少錯，爲甚麼打算的和人不一樣。俺鼓着肚子氣的沒處訴。閒來提筆伸一伸冤。爲甚麼堯舜生子都不肖。伯鯨却生大禹賢。文王偏遇着無道紂。周旦兄弟自傷殘。孔聖人無父又喪子。還着他夫妻不團圓。比干剖心的公苦。夷齊餓死首陽山。有德行的伯牛生癩疾。顏子沒活到三十。三。伯奇賢孝死在後娘手。被屈的中生更傷慘。傳春秋的左氏瞎了眼。子夏哭兒看不見大。至聖絕糧陳蔡國。展雄快樂在潼關。蘇秦張儀配了相印。亞聖孟子不得專權。帝堯登基

滂了九載。成湯有道大旱七年。周宣王中興待不幾日。五伯紛紛亂了中原。帝庭龍燄滅了周室。盛世麒麟傷了蹄尖。蜚廉惡來他後嗣旺。逼迫的平王去東遷。韓趙魏三家分了晉。君主名分更倒懸。各國的膏粱世襲爲卿相。東魯閒煞了七十二賢。沒要緊二桃殺三士。活埋的三良沒處送冤。東西稱帝如兒戲。強掙扎着個魯仲連。屈原終憤離騷恨。抱石淹死在汨羅淵。荆軻行刺不得手。到後來難爲了太子丹。長平坑了四十萬。這些生靈那裏訴冤。逆種呂政成了帝業。直殺的六國血水翻。李斯狗才得了志。諸儒坑的更可憐。薄命的田橫無結果。連累了英雄有半千。西漢文章稱司馬。割勢淋漓甚凶慘。長沙惱煞賈太傅。可惜英雄並少年。漢武帝殺了戾太子。趙苞忠孝不得雙全，天朝國色無好配。大漢昭君和了北番。成帝董賢笑煞千古。弄了個狡童欲受禪。光武君臣情義重。薏苡明珠謗馬援。佛法多事入中國。做和尚少添了多少人緣。東漢節義稱黨錮。連累的好人叫蒼天。曹操的兒子做了魏帝。後主劉禪太不堪。忠良無如雲長將。失荊州壞了漢江山。六出祁山的孔明沒成帝業。受巾幗的司馬一統中原。青衣行酒玷辱了中國，王猛不得做天朝的官。伯玉反亂殺了些好百姓。十六國民命似倒懸。空掉嘴的王衍爲宰相。擊節渡江是枉然。南朝六代國運短。

拓拔氏傳國三百年。唐太宗殺了兄和弟。臭淫婦則天坐金鑾。快活了盧杞延齡李林甫。苦死了張巡許遠顏常山。陸宣公經濟傳千古。不遇明主又被讒言。韓昌黎文章起八代。累困場屋不中狀元。善對策的劉蕡落下第。會做詩的杜甫執着長鑊。黃巢屠戮血流天下。滅盡唐室遇着朱三。正人們驛路死的苦，無廉恥的半道五福全。周世宗五代稱明主。香孩兒逼迫拆了英年。燭影搖紅沒了天理。他的兒孫福祿綿。宋仁宗有道絕了嗣。寇萊公正直死在南蠻。可惜元祐相了司馬。勤勞王室待不幾年。王安石遇合千古少。周程張邵不立朝端。活撲刺的徽宗拿了北番去。出了些道學君子都袖着空拳。李綱張浚宗留守。個個抱恨在黃泉。精忠報國的岳武穆。大理獄死萬古冤。秦檜善終沒了報應。富貴長年便宜了老奸。聖學大明有了朱子。南宋社稷待不幾年。陳同甫遭了些人命事。張敬夫奇病損了壽年。陳賈胡同韓侂胄。一羣狗彘害了諸賢。苦殺了秀夫汪之信。文文山與謝疊山。聖賢斯文不濟用。捐軀報國是徒然。說忠說孝成了畫餅。講仁講義不占閒。都說是爲人須把好人做。常見那十個忠良敵不住一個奸。明太祖血戰安天下。燕王北地又起了爭端。苦死了鐵鉉方孝儒。一世忠良九族冤。殺盡忠義硬直漢。叫街受辱更不可言。大明有君無了聖佐。三楊相業

成了希罕。王陽明勳業天下重。講道學的名目不完全。正統皇帝復了位。保全社稷殺了于謙。只因寵了個魏太監。謀害的忠良有萬千。楊左魏周死的苦。提起來叫人血淚漣。爲甚麼天啟年間不亡國。失天下偏在崇貞間。俺今日說了些不平的事。到惹的滿腔火氣往上翻。古來大聖說孔子。一生困苦老轍環。古來智略推諸葛。三分事業做不完。歇後鄭五爲宰相。有經濟的豪傑困在林泉。棄子存姪、鄧伯道絕了後嗣。奸曹倒生了二十五男。屈殺了孝婦天無眼。難爲了百姓大旱三年。忠良的後嗣多微弱。奸邪子弟貴且賢，蓼莪孝子終不得養。忤逆之人父母雙全。聰明男子娶了個醜貌婦。絕代佳人配了個癡呆男。忠良偏遇着無道主。聖明朝裏有奸權。文如班馬不得掌制誥。才疏學淺得了兵權。是爲何不會做的偏叫他做。會做的且着他一旁裏觀。疏財仗義的無錢使。慳吝鄙夫守着銀山。作惡的氣燄如火盛。行善的冷落似冰寒。正行正道黃蘗苦。奸心狡毒甘草甜。英雄困苦空垂手。勢力小輩賽虎歡。奸狡也有幾頃地。好人少米又無鹽。行同狗彘穿着貂鼠。君子無衣身上寒。會鑽頭的偏有濟遇。騙之人又有了田園。好人們太歲頭上動了土。作雙的殺人放火也不相干。賊子漏網牽了驢去。拔樞的好人受牽連。寡慾常起虛弱病。貪色餓鬼享大年。多少紅

粉做寡婦。幾千義夫斷了絃。好性翁婆娶着潑媳婦。賢孝女攤的婆婆嚴。飽學秀才不中舉。市買的文章取魁元。酒囊飯袋騎大馬。才德出衆受熬煎。英雄白首不得志。老刁頭成了好漢尖，好人做了溝中餓鬼。輕狂子弟做高官。奉公守法人說不濟，膏梁子弟成了活神仙。好善的貧窮又命短。作惡的多福又多男，橫強人家人丁旺。良善人家受孤單。老天爺不扶井繩扶轆轤。又極好凹處掘來高出添。你不必照顧偏照顧，該周全的不周全。老天爺你不管就該全不管。爲甚麼一半清白一半愁。到幾時尋一架萬丈高梯跑上去。把這些根本原由問一問天。如此越說越有越不盡。還待要說墨池乾。簡斷截說少爲妙，傳於後世翻傳看。世人參透這些話。二十一史可得讀全。編成鼓詞稍舒吾意。就是鐵石心腸也悲酸。

窮漢詞

蒲松齡

孩子絕不探夜。老 更不通情。擡他娘的養漢精。狗腿常來逼命。止有一身破衲。夜間蓋蓋蒼生。綽號名爲大起靈。一起滿床光腔。

大年初一燒柱名香，三盞清茶，磕了一萬個響頭。就把財神爺來祝讚祝讚！

忙祝讚。忙磕頭。財神在上聽緣由。聽我從頭說一遍。訴訴窮人肚裏愁。

爺爺！爺爺！你是個甚麼意思？我頂待仰鬱仰鬱你，怎麼再不肯和我見面？

掂量着你沈沈的。端想着你俊俊的。撈着你着親親的。撈不着你着窘窘的。望着你影兒般般的。想殺我了暈暈的。盼殺我了昏昏的。好俺哥哥恨恨的。窮殺我了可是真真的。

俺果然褻瀆你幾回。拋撒你幾遭，你看着俺不中抬舉的東西！就合俺絕了來往也都罷了。

賭場裏玩。嫖場裏耍。丟了錢。擰了醋。窮殺狗頭還該打。俺如今。又不抄。又不攪。又不聾。又不啞。窮的像個聳打瓦。東頭邁過雖是窮。還有一身新坐馬。沒似俺家他窮達。窮的忒也沒有把。

俺長了這麼大小，從沒妄費分文！是怎麼也難化錢的自是有錢？！

蠢的蠢。夯的夯。空有臭錢不幫寸，決着肚皮裝富漢。偏他交的是好運。

俺也曾血汗暴流。拚筋拔力，只有鴉鴿食呀是的一塊銀子，雀子頭呀是的一塊金子，

俺也算有了身分！

快生火。燒凍凍。快掃雪。填枯井。只說窟籠天那大。還有大其天的大窟籠。昨夜晚。做一夢。拾一錠。喜個正。老婆孩子瓜打腕。醒來還是靜打靜。咳！就是溫活溫活，好一似火上燎毛，一烘就盡！

糧也欠。米也欠。糧食糶的沒一石。衣裳當的沒一件。狗腿常來給俺沒體面。嘴兒翻邊又捲沿。眼兒惡釘珠兒轉。把他娘好難看。說了道了都不算。也有酒。也有飯。儘他搗。儘他搗。還要給截官兒見。休要誤了這一限。成年論月。犁眼鑽圈，真正是氣也氣不死！

牆又塌。屋又倒。大風刮了屋上草。又少褲。又少襖。孩子哭。老婆吵。都說不如死了好。

把父了一年來，弄的是淨打光的，當舖裏強人，倒好一似剝皮廳的鬼判！

天字號。地字號。宇宙洪荒一百號。當了二錢水絲銀。同時定把拾成要。回不出來又反票。利錢使了七八吊。衣服待穿沒處撈。到來年拜不的節。上不的廟。又清鍋。又冷灶。哭的哭。叫的叫。有心只待上一吊。這樣苦楚誰知道。

我那親親的爺爺！你到幾時合夥你那些衆兄弟們：一當踏凶，二來散悶，光降光降，來舍下走走！

元寶哥。黃邊沿。蒙蒙帕。顛顛塊。看看底。認認面。是幾兩。是幾件。或是字。或是漫。進進包。上上串。合俺做上兩日伴。紅纓帽子胭脂瓣。滿洲襪子扣絲線。紗羅穿上混身涼。皮襖穿上一身汗。獅子碗。象牙筷。脂油餅。蘸辣蒜。大米乾飯鷄黃面。黑叫驢。紅鞍鞵。打一鞭。風霜快。鄰舍百家看一看。也是俺陽世三間爲場人。熬沒兒馬犯了蛋。

你也試試俺的心腸，誌誌俺的性情，看俺望着你珍重不珍重；希罕不希罕，蒼天！俺若是褻瀆了你，辱沒了你，你就該下個絕交的帖子，再休理俺，可憐俺渾家大小；祖祖輩輩；子子孫孫；就沒有個有財命的？有擔福的？怎麼的弄的少油沒鹽；少柴無米；少襠無繫；少吃無燒。

（清江引）孩子熱了穿上襖。腓冷了戴上帽。饑困了喝涼水。撐的吱吱的叫。剩下個老婆兒。穿的還沒根棉條。

賭博詞

靜觀世間人。靜觀世間人。酒色財氣最迷心。歎賭博。又把愚人困。無富無貧。無富無貧。聽着賭錢掉了魂。這等人怨不的人談論。

骰子牌寶學個全。其先學着是耍玩。閒來無事消愁悶。輸贏能費幾文錢。新年過。農事完。俱說興到是偶然。越賭越熱越着癢。逐朝每日似蛇纏。

不顧家嚴。不顧家嚴。一羣光棍到門前。講賭博說的天花亂。喜笑聲喧。喜笑聲喧。坐下一蓬光棍漢。熱鬧鬧滿口無忌憚。

更有一等大人物。自己覺着是勇戶。銅錢輸下百十千。甌中拔毛我不懼。仰着臉。挺着肚。人人皆說大爺富。賭博場中氣昂昂。正人見了先犯惡。

委實可憐。委實可憐。祖宗掙下幾吊錢。賭博場。就去充好漢。最怕開端。最怕開端。星火能燒萬頃田。賭錢鬼誰說他不下賤。

生意場裡無把柄。好似老鼠打地洞。正掌櫃的不戒賭。大小夥計聽將令。貨也賤。賬

也諱。一總入了混沌夢。買賣能淨幾吊錢。算盤一響皆不利。

到處一般。到處一般。坐着椅子鋪着毡。好書房。坐下羣賭錢漢。吆二喝三。吆二喝三。鬧的旁人心思亂。抽紙牌放在讀書案。

書房坐下客一棚。穿衣戴帽似英雄。含着烟袋仰着臉。眼前放下一堆銅。熱茶盞。大烟燈。無分先生與後生。等的一朝輸盡了。秋後的蚊子不銜銜。不成家風。不成家風。歪戴着帽子斜敞着胸。油灰臉江水也洗不淨。

俱是好弟兄。俱是好弟兄。一文犯起大爭競。摸磚石。打的鼻眼腫。平時客來無迎送。好似膏藥黏着腔。這遭忽然猛爬起。踢桌子。摸板橙。這個打。那個挺。朋友帖子裂個淨。不多一時又坐下。看你不能常使性。

迷了真魂。迷了真魂。月落更深不閉門。貪賭博。常惹得賊人進。到處安身。到處安身。狐朋狗黨結成羣。鬧洋洋邪氣人難近。賂了一回身子困。頭昏眼花沒有顛。蒼蠅蚊子咬不覺。臭虫蠅子吃一頓。腰也酸。心也悶。黑天動地沒處遶。一頭倒在土地下。屎臭尿臊總不論。

輸了再撈筭。輸了再撈筭。我的武藝本來高。是怎麼這遭迷了竅。到處把錢操。到處把錢操。當褲當褂不害囂。舊家器漸漸偷賣了。

到了博場手抱胸。瞪着兩眼瞪相應。不見魚兒不撒網。不見兔兒不放鷹。柱子大。盆口清。試試武藝精不精。方才擲了個多半夜。一個手搭兩頭空。

少心無肝。少心無肝。石頭裡扎猛沒處鑽。壞良心祇得學誰騙。誰家給錢。誰家給錢。惟有姊妹可相憐。犯借貸顧不得無體面。

東莊有個富家翁。聽着賭錢心裡驚。設個圈套引他走。何愁他不跳火坑。酒要滿。菜要豐。等他來時將他傾。誰知財主財運大。被他贏個乾淨淨。

轉回家園。轉回家園。老母牀頭淚不乾。低下頭推當看不見。羞愧難言。羞愧難言。冷落風霜境况殘。肚裡饑、偷吃些殘茶飯。

光棍輸的不休歇。回家又怕老婆說。腰裡借上兩吊錢。到家先向牀頭鬧。快做飯。把餅爇。今日贏的沒處着。老婆訂的信信的。淨了家業還不覺。

到了殘冬。到了殘冬。嚴天衰草苦北風。賭博賬到處了沒點縫。委實難撐。委實難撐。

。不如拿腿削關東。搬家小。那管他漏着腓。

少年子弟無教訓。跟着光棍瞎胡混。連貼帶哄輸了錢。東藏西躲無處避。光光響。還不盡。煞身藏在秧草困。等着天晚散行人。露出頭來問一問。

無處搜尋。無處搜尋。猛然想起祖宗林。這風水想必是絕了運。變賣錢文。變賣錢文。指東說西要起墳。找匠人給他個連根盡。本來日子過的好。只因賭錢顛敗了。撒着兩隻半邊鞋。遠近去把親朋找。指婚嫁。說養老。此的遭數也不少。仰着臉子奉承人。反惹得人家躲着跪。

難度饑寒。難度饑寒。賢妻賣盡舊裝奩。無奈何去給人辦飯。苦口良言。苦口良言。傾心吐胆結成冤。好兄弟惱得肝腸斷。

休說賭錢無大害。天理循環自有在。你今留下賭錢根。生的兒子比你賽。蝦蟆兒必生癩。輩輩必定出妖怪。縱然也有一時贏。贏的產業敗得快。

及早回頭。及早回頭。男兒志。冲斗牛。邪僻局如何看不透。消解憂愁。消解憂愁。博場作戲又何咎。又何必至死賭不夠。

鉛骰轉盒受過傷。後來學着開殺場。老婆墊局漢子睡。兒子下手老子帮。賭博賬。滾大堂。官司連累左右莊。一家元氣都喪盡。就怕百世不能昌。

莫要癡迷。莫要癡迷。今朝回頭不爲遲。洗了手才好訓子弟。耕讀是根基。耕讀是根基。富貴榮華盡可期。雖然窮。有點人性氣。

自家賭的沒碗飯。說起來倒把旁人怨。就說如今人情變。見了窮人下眼看。說起來心胆戰。這個情形我親見。閒編幾句小唱兒。這就是賭錢的畫像贊。

南窗夢

何人鎮日鞭流光。如夢浮生空自忙。窗外桃花初着雨。籬邊菊葉又經霜。蓮纔茂。梅又香。雁去雁來炎復涼。自古及今多少日。電光石火隙駒長。

這一曲鷓鴣天，是說的日月如流，人生若夢，其中勾出一件故事，不見經傳，詞俚荒唐，不會說話的，也要說話，不會講理的，也要講理，豈不可笑麼？但是一件，這編書的人，撒謊的多，說實話的少，似如西遊記上，說孫行者是個猴子精，豬八戒就是個豬精，

還有那狐狸黑魚香獐金蟬；都會說起話來，講起理來，難道說那禽獸魚鱉之類，許他說話，這蚊虻之類，就不許他說話了麼？在下說的這件故事，出在咱萊州府膠州南裏那海邊子上，有一個道士，年近六旬，却忘其姓名了。

這個人道號姓字俱失傳。但見他一衣一鉢自安然。恨的是熱鬧場中人情冷。緊靠着海崖結了個小茅庵。房里面安排繩床並衾枕。上排着一卷黃庭斷又殘。終日家南窗寄傲堪容膝。可惜他食少病多只自憐。那一時熬過遲遲春三月。不覺的炎炎夏至六月天。既沒有歌童舞女握彩扇。又沒有錦帳羅帷把身安。從來說人凡有病多盹睡。恨煞人蒼蠅蚊子又來纏。

大凡這夏天。白日里睡個覺，不消說是受不盡蒼蠅的氣，黑夜來睡個覺，又受不盡蚊子的氣，這個道士，是個有病的人，那一夜被那蚊子咬的不曾閉一閉眼。到了那方發亮的時候，那蚊子麼，漸漸的散去了，那蒼蠅又還沒進來，他依定南窗，朦朦朧朧的，纔待睡着，只見那南窗之上，蚊子欲出，蒼蠅欲進，兩家遇成一處，叙了家鄉，說了姓名，蒼蠅居長，蚊子居幼，蚊子說，久聞老兄大名，如雷貫耳，因小弟有個毛病，白日里不敢行

動，所以就與老兄常相聚會。蒼蠅說：「愚兄也有一個毛病，黑夜來就不能施展，亦不能與賢弟常談，今日才得相遇，咱略住片時，叙一叙家常，賢弟以爲何如？」蚊子說，妙極。

兩下立住脚。款款叙寒溫。交頭接耳的。情同兄弟親。咱雖不同道。一見如故人。投契是朋友。知趣可談心。獨手拍不響。孤樹不成林。從今你合我。早晚通信音。約着衆兄弟。找上人家門。白日黑夜鬧。誰敢把咱噴。

蒼蠅說白日的勾當我能幹。蚊子說黑夜的營生俺能通神。蒼蠅說暗度陳倉全仗賢弟。

蚊子說明修棧道必待兄駕臨。

蒼蠅說，賢棣不棄，愚兄身軀雖短，頗有胆量。

深山裏猛虎俺能剋他的眼。

蚊子說，老兄不棄，小弟力量雖小，善於鑽刺哩。

金尾裏嬌娥俺能近他的身。這才是相逢說到投機處。猛可的一陣香風撲腦門。

原來那窗戶台上，有那道士吃剩下的半個桃，爛而且壞，未免的有些臭味了，那蒼蠅聞着滋味，只是撲鼻子的香，就說道，賢弟呵！此處有一顆鮮桃，咱去享一享何如。蚊子

說，願往，兩個起的身來，到了那桃邊，看了看一個蟻蚌，合一個夾板虫，正在那裏喫，所剩的也就有限了，這蒼蠅恨不能的一口吞盡，那蚊子經宿打食，這蒼蠅把了一宿的清齋，肚內又飢又渴，見了這桃，却那裡還顧的兄弟呢，便上之下之，左之右之，不停脚，不住嘴，只是以吃爲主，那蚊子身小力薄，轉在那邊下，看了看全沒處下嘴，如今這人，爲爭東西吃，成了嫌疑的極多，況那蒼蠅蚊子，是等蠢類，他却知道甚麼是禮，曉的甚麼是讓呢？那蚊子度量原小，又搭上舌尖嘴快，見那蒼蠅這個樣子，他敢則就忍耐不住了。

他說道兄弟相與須相親。是怎麼見了東西就不敢讓人。你於今貪利忘義搶着搗。只怕你飽了肚子壞了心。

那蒼蠅聞聽此言，又是羞，又是惱，也就沒好氣了！

就說道才無假客無真。須知你獠猴戴帽死裝人。不過是瘦瘦的身子尖尖的嘴。似你這輕薄東西玷了斯文。

列位看官，你說這蒼蠅從那里說起呢，原來那蚊子有文之名，而無文之實，明明白白的是罵他，那蚊子是等陰毒之物，如何受的這個呢，他敢則就真果惱了，說道，哼！你是

何物？敢來譏誚於我，且把你七耳朵洗的淨淨的，聽我說說你那本領。

我看你營營逐逐在紅塵。但學着光天化日撓亂人。恰像是牢裡救出的餓死鬼。人未曾掇梳你就知聞。今日裡撞到張家吃個飽。到明日跑到王家醉薰薰。羞殺人吃飯不論香合臭。羞煞人吃酒不願清與渾。帶着個趨炎附勢小人樣。全不往清涼之處留一留心，終日裡吮癰舐痔誇能幹。到處裡上頭撲臉的是精神。

老蒼生呵！

不是俺大言不慚誇海口。現如今有個美名列儒林。全仗着聲息如雷人欽敬。誰似你滿地荆棘沒處安身。

蚊子說罷，蒼蠅大怒！只氣的哼的一聲，說道，呸！誰不知誰的根本，你且坐牢，聽着我道來。

我看你身小力薄難保全。你就該爬在床下自安眠。可怎麼擎着天地當焦螟待。到處里暗室虧心將人殘。原來你一生沒有天合地。還學着出口傷人不論愚賢。有本領鳴鑼嚮鼓的合人創。爲甚麼躡足潛踪暗度關。你說俺趨炎附勢小人樣。說起你冷暖心腸更不

堪。爲甚麼錦帳羅幃不敢入。見了那高樓大廈妄思攀。欺的是夜不搖扇貧男子。辱的是捉襟見肘窮儒酸。妝點個斯文之末不識字。全不覺兩翼輕薄難負山。自古道明人做事不背影。俺從來越有人處越近前。全仗着明目張胆到處創。誰似你畏槍避劍往黑影裡鑽。

兩家不認錯。還要各自誇。說長道短的。有些瞎話吧。甚麼兄和弟。敵國與仇家。霎時變了臉。聲聲要磨牙。

這個說你暗地算計沒天理。那個說你白晝搶奪罪更加。這個說孝婦節烈死的好苦。那個說朝廷誥命傳的大差。這個說歐陽忠厚還把你惡。那個說東方聰明才識你根芽。這個說你怎麼該逼的孝子把身舍。那個說你爲何惹的書生把劍拔。這個說你草科裡的皇帝照着誰使。那個說你灶科裏的漢子對着誰誇。他兩個你一言來我一語。不隄防隔壁有耳暗嗟呀。

原來那書案上，有個書魚，終日裡吃些殘書，這一日閒暇無事，正合寒蛩那裏閒談，忽聽得蒼蠅蚊子那裡鬥口，一陣緊其一陣，老魚說，寒大哥呀！老蒼合老蚊也裡鬧嚷，咱去

解勸解勸何如呢？寒蛩說，論起來，敢則去說說，到也罷了，但只是一件，小弟是個寒家，又搭上語不驚人，貌不動衆，倘或勸他不下，不惟無益，反惹一肚子閒氣，自我看來，不如各人自掃門前雪，不管他人屋上霜罷了。書魚說，勸人雙有益，唆事兩無功，敢煩老兄陪小弟走走，寒蛩說，既然如此，咱就去試試，兩個出了書帷，來至南窗，看了看那蒼蠅蚊子，正在沖沖大怒，就待要動手，書魚上前打躬說道，二位尊兄，何故相爭，小弟有一言相勸。

暫息雷霆怒。且把我話聽。弟生在書館。常見書合經。雖然不深曉。滋味也粗通。論財毋苟得。權利多怨生。況是兄合弟。區區何必爭。立心要忠直。處事須公平，損人利自己。老大不通情。

蒼大哥說的那話都是好話。蚊大哥說的那話也不是不通。自我看各人都有點不平性。又搭上暗於責己責人明。依我說懋猷俱有差合錯。休惱我苦口良言從公平。蒼大哥撓亂四方就有不是。爲甚麼飽食了酒肉還剜眼睛。蚊大哥不以禮食也有不是。爲甚麼竊食了脂膏還發吼聲。常聽說桃園還有三結義。你怎麼爲這點子爛桃完了弟兄。還恐乖

聲傳出旁人嗤笑。從今後誰敢合慾論交情。

上天生人生物，有善有惡，陽世間立下一個善惡的法度，行善的加福增壽，作惡的帶枷披枷，陰司裡立定一個善惡的輪迴，行善的是物可以化而爲人，作惡的就是人也變而爲物。

想是咱前世不好才有今日。還須要做些好事待來生。須學那蠶食桑葉成綾錦。須學那螢火光助讀書燈。須學那高蜂釀蜜利人世。須學那蛆食壤泉傳佳名。休學那螻蛄推車惹大禍。休學那飛蛾投燈自傾生。還防備趕盡殺絕然神豆。還防備伏兵夜戰用火攻。我勸您趁着時光過幾日。自今後滿地裏的棉單休要爭。怕的是桂子飄香籬菊綻。不多時三秋數盡到了隆冬。怎能受徹骨透肌一陣冷。那裏有撲鼻梅花香又清。任憑您明爭暗算成了虛度。欲待要從前縱橫萬不能。這書魚諄諄切切的講大理。那壁廂七手八脚走的凶。來了個肥肥胖胖的黑怪物。倒拖着尖而且長的竹節鋒。只見他兩股鋼叉橫背上。猛可的口吐人言問了一聲。

原來那窗戶上，有一道牆縫，其中有个蝎子，這個東西，生性最毒，好靜而不好動，

起先聽的那蒼蠅蚊子門口，是全然不理，次後來聽的書魚這一些話，他便心中不服，從那牆縫裏出來，一直到了南窗，把那蒼蠅蚊子隔在一邊，單向書魚說話道。

蝎子開言叫。老書你是聽。如今這世道。人心不公平。強的是漢子。軟弱總不中。蜻蜓會點水。蝴蝶臥花叢。何曾敢惹禍。與世有何爭。偏偏把他捉。拴上線合繩。去了翅合爪。拏去哄玩童。看到傷心處，何怪他二公。

從來說打人不如先下手。又道是教人須要見血踪。他二人小小的心腸沒點氣。不過是朝朝暮暮學經營。他只會鋼錐刺股學季子。他只會聞喪臨門弔儒生。倘若是見把艾蒿就嚇極了帳。萬一間動動手腳就傾了生。俺原來不曾讀書不識字。沒有乜水磨工夫講周公。憑着這隨身鄉宦不用借。抗起這竹節長茅到處裏征。倘若是犯着邊界傍一傍影。管教他總然不死也渾身疼。自古道丈夫必須有毒手。待合他論的甚麼理合情。

如今這世上的人，有關着門吃飯，堵着窗戶睡覺的，只宜量的一棍就打下他的頭來也。不多，今日老蒼老蚊，不過是鼠竊狗盜，若是犯了預備，動一動手，他就招架不起，乃小之輩，何足理論呢，老書呀！你今日這些話，自然是一團的天理，是這麼樣呵！但只是

天理二字，又不好吃，又不好穿，我今日看你這個樣子，那天理却在那裡呢？

你說是賤飽詩書存天理。也就該三食神仙早飛騰。爲甚麼摘句尋章的熬日月。現如今皓首蒼顏窮一經。人都說書中自有黃金在。我看那書中黃金總是空。終日裡之乎者也。不離嘴。但恐怕殘生喪在紙堆中。戴着頂瓦稜帽子來評事。總說的天花亂墜沒人聽。到底是寒家大哥識時務。你看他袖手旁觀不作聲。

書魚聽罷，不敢再言，也就不愛說了。

只得是約着寒蛩歸故所。霎時間黃風過處太陽升。又只見一輪紅日懸天上。真果是朗朗乾坤世界清平。極的也沒行李的蝎子往牆縫裡走。你看那蒼蠅蚊子也待飛騰。不隄防窗外有个蜘蛛網。不好了！他兩個一頭撞在網當中。老蜘蛛無事正在法堂坐。霎時間繩纏索綁不放鬆。總是那稜掙性子沒處使。這可就罷了蚊子合蒼蠅。

却說那蒼蠅蚊子，以前是講說不下，是一時被蜘蛛捉住，不用講說，他自己就遞了合息，蒼蠅說，今日撞在他老人家網裡，咱二人的性命難保了，蚊子說，既在矮簷下，誰敢不低頭。少不得前去哀告他一番便了。

兩眼擎着淚。哀告老蛛仙。閉門自結網。不去羨臨淵。我們是小人。總不敢犯邊。今日活倒運。撞倒咱營盤。

不敢說兔死狐悲傷其類。只當是螻蟻貪生望可憐。倘若是網開一面饒性命。俺必然改過自新不似前。再不敢偷入佳人的羅帷帳。再不敢沾污文人的錦繡篇。再不敢暗地算人利自己。再不敢紆臂奪食求身安。從今後尋花覓柳學蛺蝶。從今後餐風飲露效金蟬。他兩個悲悲切切來求救。那蜘蛛冷笑一聲便開言。

却說那蒼蠅蚊子哀哀求免，那蜘蛛呵呵大笑說道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想是你惡貫滿盈，理應如此，既然到了這個田地，我也沒有方法救你了。

常言說瓦罐不離井沿破。又道是菜裏蟲子死在菜間。須知道善惡到頭終有報。須知道天理昭彰有循環。俺本是滿腹經綸殿前展。最不該找上門來合俺纏。有心待開籠放鳥行方便。又恐怕縱虎歸山悔後難。怕的是窮儒睡覺不安穩。怕的是貧兒吃飯不得安。總不如除殘去暴是正理。這是你自投法網莫叫冤。這蜘蛛一行說着下了手。他兩個生死存亡在眼前。半空中吱吱呀呀一派響。驚的個臥病道士夢不全。

却說蜘蛛捉住了蒼蠅蚊子，正要下手，忽聽的一派響聲，把那道士驚醒，出了一身冷汗，便覺着沈疴頓愈，抬頭一看，乃是場大夢，不覺長嘆了一聲。

常聽說昔人一枕夢黃梁。不知道做夢之人歸何方，看起來貧賤滋味夢中過。見幾個禍福纏身夢不祥。自古皇帝霸夢先覺。至於今智愚賢否夢裡忙。

道士嘆罷，待要圖一個清淨，又不知那裏沒有蒼蠅蚊子，無奈何收拾行李，往那大嶗

山東頭雲霞深處去了。

只見他飄然照着蓬瀛去。不知道何年月日才回鄉。

秋江夢

酒色財氣四堵牆。多少迷人裏頭忙。若能跳出牆兒外。便是長生不老方。

四句俚詞勾開，從裏邊引出了半部野史來，這部鼓詞，與別的鼓詞不同，原說的是北直高埠縣，有一庠生，姓李名恭，字是敬菴，只因北闈落第，一心要向錢塘遊走散心，一來流覽景物，二來尋訪朋友，遂即擇日起身，携定行囊，帶着童僕，直撲錢塘縣的大路，

走下來了。

李公子北闈不第落孫山。一心裏要向錢塘訪英賢。怪不的自己詩文不得中。俺豈肯恕責己過怨試官。古聖賢千里負笈訪益友。才能得道明德立萬古傳。這一回一向錢塘訪知己。回來時不放功夫半刻閒。單等着下一場裡再應試。咱暫且消磨歲月等來年。李公子自言自語路途上。歷過了曉行夜住好幾天。

話說那李生，一路上飢餐渴飲，夜住曉行，走了幾日，這天來到大江北岸，看了看人烟鬧市，不讓北京，有的是酒樓茶館，花街柳巷，真正是十分熱鬧，那公子南遊心勝，不留北岸，遂即僱了船隻，乘船渡江，在那江船以上，看了看銀濤滾滾，綠水翻翻，真正是天地間一大景也。

怪不的騷人詩客好水遊。看起來人生最樂是乘舟。常言道騎馬乘船多危險。自我看乘船之樂勝王侯。白茫茫江水混流魚龍戲。蕩悠悠梢水搖櫓激清流。有的是魚翁執竿柳陰下。一對對水鳥翔翔戲沙邱。兩山坡翠竹青松野花好。還有那五色彩雲罩山頭。李公子看不盡的江中景。猛抬頭遠遠望見水中樓。

話說李公子上得船來，正然觀看江中景致，猛然抬頭一看，遠遠的望見一座水亭，遂命人快搖幾楫，來到江邊，泊舟亭外，上得樓來，推門而入，看了看那裏邊甚是清雅，有的是琴棋書畫，詩詞歌賦，几靜窗明，莫不靜好，真正是幽雅的緊哪！

小書生下得船來進水亭。看了看這個所在甚幽清。有的是琴棋書畫兩邊擺。粉牆上詩詞歌賦題得精。正面上安了一張八仙桌。兩邊廂又列兩把交椅棕。牆掛着名人留題一付對。原來是大家筆墨顏真卿。頭一句寄懷楚水吳山外。第二句得意庾詩晉帖中。李公子看不盡的亭中景。又看見一首詩詞甚無情。

話說那李生，正然觀看那亭中景致，猛然抬頭，看見了粉牆上有幾首詩詞，甚是無情，寫的是：

休貪酒。休貪酒。人生四戒酒爲首。多結冤仇。喪行敗德不自由。貪酒人懊悔在後頭。

又一首是：

休貪色。休貪色。花間月下多是非。精神耗虧。野草閒花莫妄窺。貪色人報應在房

聞。

又一首是：

休貪財。休貪財。黃金白銀土裏埋。貧富命該。匹夫不可把壁懷。貪財只落得空拳在。

又一首是：

休爭氣。休爭氣。忠厚老實是便宜。監獄常閉。殺人原是殺自己。爭氣人大半在獄裏。

李生看罷，說道：這幾首詩詞，未免說得太過了。我想我等讀書之人，非酒不能開心懷，非色何以裕後代，無財則囊橐空虛，無氣則心志懈怠，世上人但不爲四者所迷，也就是了，如何少得一樣呢？待我續其後，也遂提筆寫曰：

醉後乾坤大。壺中日月長。脫然愁盡去。一夢赴黃梁。

又寫曰：

杜老揚州夢。琴心有長卿。秦樓風月好。公子豈無情。

石破天驚

四五

又寫曰：

牀頭黃金盡。壯士無顏色。但有一文在。囊中不差澁。

又寫曰：

不隨不校處。至大至剛中。循還分晝夜。萬古一洪濛。

李生寫罷，猛看外邊一山野花，開得十分燭爛，待我照着這花作詞一首：

卸罷又重開。逞嬌姿。裝嫩態。萬紫千紅人人愛。翠微微蒼苔。香馥馥滿階。俏佳人笑倚闌干外。解愁懷。王孫公子。斜插帽緣歪。

作詞方罷，又聽得半空中一陣狂風，刮得滿山竹樹皆響，公子說：真來好，我再贊上幾句：

無影又無踪。捲楊花。西復東。江湖常把孤舟送。撮白雲出峯。飄黃葉舞空。入園林亂擺花枝動。吼青松。穿簾入戶。銀燭影搖紅。

作詞已畢，不覺乏困，這公子倚在書案之上，一陣盹睡，就做起夢來了。

李公子雙合二目入夢鄉。不覺的連衣臥在書案旁。猛聽得環珮丁當響金玉。從外邊進

來四位俏紅妝。頭一個黃衣黃袖錦裙繫。第二個上下穿紅石榴裝。第三個渾身著素梨花樣。第四個青衣青帶青裙鑲。看年紀不過僅有十七八。嬌滴滴金蓮不足三寸長。他四人舉止行動風擺柳。好一似月裏嫦娥降下方。只見他來到亭前深深拜。俱都是滿面帶笑呼才郎。四女子使禮已畢兩旁立。李公子舉目留神細端詳。

話說李公子在睡夢之中，忽見來了四位女子，滿面帶笑，深深使禮，羅拜已畢，兩旁站立，公子看了看，俱是天姿國色，妖嬈非常，又加上濃裝麗服，鮮妍奪目，真有蔽月羞花之貌，沈魚落雁之容，公子便問，你是何處女子？不在閨閣之中習學針工，來此荒山野坡，有何事故，四女齊聲答道：無事不敢輕造，昨日來了一位相公，不知爲何，把俺姐妹四人，貶在九泉之下，永不許俺出世，今蒙相公開恩救俺，俺姊妹又有了再生之路，無恩可報，俺是特來謝公子之情的，李生想了想說道：我並不曾救人，您是何處人氏，姓甚名誰，細細說來：

黃女說，我的始祖是杜康。紅女說，生男長女我在行。白女說，金玉滿堂數着我。黑女說，人生立志要自強。

公子想了想，黃者是酒，紅者是色，白者是財，黑者是氣，便問道：恁莫非是爲那幾首詞嗎？四女說：正是爲此！李生說：此何足道，請迴避了罷，男女授受不親，此是嫌疑之地，不可久住，四女說：相公你看俺姐妹四人，那一個能如相公之意，留下一個，陪伴相公一宿，權當是報了相公活命之恩罷，公子說：我與你並不熟洽，何能知道誰的好處，恁把恁的人品才幹，各人說來，黃衣女說：我的才能，在他三人之上，相公留下我，可就妙了。

黃女開言叫。聽我論其詳。說起我始祖。姓杜本名康。造下麴生味。芬芬撲鼻香。消愁更解悶。適口又充腸。詩人飲一斗。豪客亦十觴。山公時一醉。逕至池高陽。騎馬似乘船。快哉賀知章。三杯入了肚。陶然是醉鄉。

我本是杜康留下頭一椿。須知道普天下數我強。少了我羣仙難赴蟠桃會。有誰去鹿鳴筵宴伴君王。少了我人家怎把賓客待。有了我桃園結義劉關張。營伍中有我能壯英雄胆。筵席間有我大事細商量。有了我成全多少婚姻事。到冬來三杯入肚解寒霜。見幾個花間獨酌邀明月。見幾個春夜兄弟飛羽觴。見幾個把杯持螯朝朝樂。見幾個沾春

解悶脫鷄鷄。看起來萬事不如杯在手。漫說道騷人詩客別有腸。我有句心腹之言對你講。最怕是少年貪色命不長。

黃衣女言罷，公子說：你說的一切不錯，你在此陪我一宿，給我消愁解悶，倒也十分快活，但你不該說貪色的命不長，不怕紅小姐見怪嗎？紅衣女急忙轉將過來，只氣的杏眼圓睜，柳眉直豎，用手一指，罵道：你這黃毛丫頭，當着相公面前，誇你的剛強，滅俺的志氣，你的病根，你不肯說，待我數數你的惡迹呀！

紅女把亭進。氣的面焦黃。罵聲黃丫頭。爲人太不良。世上萬般好。不堪是酒狂。三杯入了肚。心裏無主張。偏要多說話。做事更慌唐。顛三又倒四。西歪更東張。不怕天合地。不認爹合娘。丟盡萬人醜。自覺比人強。

全不管醜態萬狀人嗤笑，那知道酗酒滋事遭禍殃。獨不見紂王無道長夜飲，周武王孟津大會滅了商。張翼德酒醉死在小卒手。趙匡胤醉後斬了三弟皇。李太白醺醺臥在長安市。到後來采石撈月一命亡。朝廷上君王好酒誤了國。軍營中元帥貪酒把命傷。寺院裏僧道飲酒毀戒體。莊農人酒債纏身賣田房。有許多漁翁酒醉江邊死。婦女們推杯

換盞便爲娼。大約着酒胆迷心比天大。吃狂藥趁着興頭惹急荒。不是我大言不慚誇海口。少年人誰不愛我俏紅妝。

話說紅小姐把黃小姐的利害說了一遍，公子說：黃丫頭竟如此害人，這等口甜心辣之人，若非紅小姐對我說明緣由，豈不害了我嗎！快快走出，便饒你性命，黃衣女這才悶悶的走出亭外去了，公子又問：紅小姐你有甚麼好處，實實道來，紅小姐輕移蓮步，緩動朱唇，近前說道，我之爲人，與黃丫頭不同，相公聽我道來：

紅姐開笑口。聽我說原因。上古鑿混沌。從此天地分。生男也生女。有陽必有陰。天上雙星會。人間重五倫。更有青樓上。二八女釵裙。蠻腰風前擺。笑語滿面春。濃裝與淡抹。低唱又淺斟。五陵貴公子。買笑擲千金。人生非木偶。安能不動心。

自從那鑿開混沌分天地。生下來無數人烟鬧紛紛。少了我世界人人絕了後。有何人荒郊野外去拜墳。有了我男女交歡花花景。才留下滿堂兒女後代根。有了我追歡取笑朝日樂。象牙牀能教公子暗消魂。有了我芙蓉帳煖恩情美。管教他倚翠偎紅夜夜春。想當日洞賓曾把牡丹戲。料着他一心不忘俏佳人。楚襄王陽台要赴巫山約。他雖然夢見

神女也歡欣。我本是一朵鮮花初放蕊。見了我神仙必要落凡塵。倘若是見了鮮花你不採。怕的是拿着千金沒處尋。

李公子說：紅小姐你的好處，我久已聞名，今幸得見面，果然是名不虛傳，你肯在此能令我真個消魂也！雖然如此，你說千金難買，這明白是刻薄有錢的，你不知道白小姐是個大財主嗎？白衣女子冲冲大怒！來到面前說道：紅丫頭，你的能爲俺知道，相公切不可爲他所惑。你聽我說說他的利害呵。

白女冲冲怒。又把相公尊。說起紅衣女。教人氣炸筋。居心似狼虎。假意小殷勤。倚門賣笑流。單等有心人。不管醜合俊。不管清與渾。但是有錢的。引進他的門。那些浪蕩子。色胆迷了心。拋了糟糠婦。戀他女釵裙。使錢如糞土。虛勞傷了身。萬惡淫爲首。相公細思尋。

你本是七步成章折桂手。萬不可迷於烟花俏佳人。他雖然絕代風流超世品。斷不是加官進祿增福神。你不見坐懷不亂聲名重。你不見閉戶不納姓字欽。到於今冰清玉潔傳千載。到於今提將起來誰不尊。見多少嘲風弄月名頭廢。見多少竊玉偷香喪魄魂。夏

桀王寵信妹喜拋大業。倒被那成湯伐夏失乾坤。商紂王懷布妲己美如玉。也難免摘星樓上烈火焚。周幽王千金難買褒姒笑。只落得五霸七雄亂烟塵。帝王家荒淫無道傾天下。讀書人貪色不悟損精神。常言道萬惡之中淫爲首。怕的是傾家蕩產喪了身。

李公子說：據你說來，這紅衣女，明是一朵鮮花，暗是一把鋼刀，教人近不得的了！白女說：誠如所言，待我替相公趕出去便了，公子說：你有甚麼動人之處，細細說來，白女說：不瞞相公，奴才的好處，又非紅丫頭可比！相公聽來：

白女帶笑言。聽我說一番。於今這世道。貧富不一般。窮漢說的話。不值半文錢。財主放了屁。香氣撲鼻尖。可憐乞丐子。痛哉老窮酸。腹餓無人問。身冷少衣穿。親戚躲着走。奴才下眼看。怎麼見了我。人人開笑顏。

你不見南來北往人不斷。那一件不是我們占了先。有了我十人見了九人敬。有了我千里朋友來問安。有了我見官先多十分理。有了我珍羞美味早嘗鮮。有了我高樓大廈儘你住。有了我綾羅錦繡儘你穿。有了我嬌妻美妾來陪伴。有了我天下景致任意觀。有了我忘八也把首席坐。有了我打死人命不怕官。晉石崇做夢曾被蝎子螫。滿城裏酒担

食盒來問安。何宰相日食萬錢不嫌少。他拿着山珍海錯不希罕。常言說有錢買得鬼推磨。財主家門前孝子幾萬千。有一句心腹之言對你講。怕的是少年生氣傷肺肝。

白衣女言罷，李公子說：你這話句句是實，教人舍得性命，也舍不得你了，但是當着矮人休說慳話，你說生氣傷肝，怎麼可以對住了黑小姐呢？黑小姐性體不好，你要仔細着，公子未及說完，那黑衣女從旁急急轉來，尊道：相公容稟呵！

黑女進亭來。氣的炸了肝。叫聲白丫頭。不必發狂言。張口銅臭氣。絕不自羞慚。俺雖不如你。不把你高攀。你誇家道富。金銀堆如山。積財不積德。到處結仇冤。飽暖生閒氣。多財招禍端。睡覺不得穩。吃飯不得安。到得那時節。不如俺清閒。

你不見君王貪錢失天下。爲臣的因爲賂賄壞了官。道路上滿載盈裝遭劫掠。看財奴提心弔胆不得安。親戚家借貸不周犯了惱。朋友們欠債不還起爭端。親戚兄弟爭財絕情義。總就是父子爲財結仇冤。慳吝家後來生得驕奢子。勢力人仗着錢大胆包天。想當年石崇門寶誇豪富。倒被那孫秀殺死金谷園。唐元載爲富不仁喪了命。抄出來胡椒八百金如山。看起來積財不如積德好。白丫頭不必賣弄你有錢。

話說黑小姐把白衣女子遭踢了一回，公子對着白女說，我看你面如梨花，誰知你黑心如鏡，由此看來，你害的人，定是不少了！這白衣女閉口無言，不待公子呵斥，早早的退出亭外去了，公子又問黑小姐有何見教，黑衣女說，相公你看他三人，無情無理，一旁邊去了，再細細聽我的好處，咱二人今晚才是夫婦哩。

黑女帶笑容。我說相公聽。於今這世道。人心太不公。強梁是好漢。軟弱總不中。癩子被人趕。瞎漢被人蒙。若是遇着我。要打抱不平。救人救個徹。殺人見血踪。要學男子漢。不作匹夫生。畏首畏尾的。百事一無成。

俺從來頂天立地不怕硬。俺從來路見不平怒髮衝。最可憐忙忙蚩蚩無能輩。見了事抱頭束手不能撐。有了我眉頭一縐神鬼懼。有了我號令一出四海驚。有了我大喝三聲人喪胆。有了我說話俱是霹靂聲。你不見魯陽援戈麾日退。你不見王思拔劍去逐蠅。你不見將軍叱咤千人廢。你不見匹夫拚命對王公。吃酒的垂頭喪氣醉鄉死。好色的陽剛不振傾了生。貪財的低三下四奴才樣。俱都是昏昏沈沈一夢中。倘若是要做驚天動地事。大約着離了我到不成功。

話說李公子聽着黑衣女說了一遍，甚是歡喜，笑而言曰，倒是你還有些烈氣，我就留下你罷，黑小姐未及回言，亭外那三位女子，一齊走進了涼亭，齊聲說道：俺三個人的短處，相公一切知道了，爲何反被這個黑貨所惑。他的罪過比俺三人還多哩，你若留下他，你的性命就不可保了！相公不信，聽俺道來：

三女齊進亭。說與相公聽。這個黑妮子。居心太平。無論大小事。絕不看人情。任着自己性。人言那肯聽。小小不如意。便將大話烹。怒從心上起。惡向胆邊生。不怕惹大禍。行動要發風。你若留下他。被害更不輕。

這個說，你不見霸王一怒烏江刎。那個道，你不見灌夫罵座傾了生。這個說，小周郎爲何死在柴桑口。那個道，孫武子爲何又被五雷轟。這個說，周亞夫怎麼獄中饑餓死。那個道，袁本初兵敗怎麼吐鮮紅。這個說，清風寒幾乎氣壞霹雷火。那個道，最可憐癰疽發背是范增。這個說，萬般疾病氣上得。那個道，骨肉憤氣絕恩情。這個說，有了他飲酒無故三分怒。那個道，有了他色胆如天去爭鋒。這個說，有了他爭財要把衙門進。那個道，有了他咱的罪過俱不輕。這個說，這個丫頭打死罷。那個道，想要

逃命萬不能。他三人指天畫地要動手。黑小姐閉口無言裝耳聾。

話說那三位女子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把一個黑小姐數落的無言可答，黃小姐說：這個黑浪婊子，把咱三個人都說壞了，他若不死，咱三個人全無立身之地了，不免咱一齊向前打死了他，出出這口氣罷。

黃衣女走到近前將髮探。紅衣女揪住衣袖不放鬆。白小姐兩手一伸將他按，把一個黑家女子摔川平。他三人一齊向前將他打。眼前裡慌了座上小書生。李公子夢中伸手去拉仗。藍衫袖掃的棹案響丁冬。藍衫袖掃的棹案一聲響。驚醒了一人獨坐秋江亭。

話說李公子睡夢之中，見他四人打仗，用手去拉，那藍衫袖掃的棹案一聲響亮，把他驚醒，看了看亭內並無一人，暗暗說道：這事也就奇了，明明白白，有四位女子，在涼亭以內，說長道短，爭是論非，怎麼煞時之間，一人也沒有了呢？是了！我明白了！

李公子獨坐涼亭暗沈吟。不住的心問口來口問心。想當年發憤讀書勤攻苦。一心要高攀丹桂步青雲。是怎麼十年功夫成虛話。到於今功名事業不遂心。才知道酒色財氣將我害。怪不得時刻猶豫少精神。白日裡無故牽連還猶可。最不該睡夢之中來相親。在

家裡晝夜纏擾我不惱。你爲何千里相隨不離身。可恨哪！醉鄉裡埋沒多少英雄漢。烟花巷誤了多少真才人。常言道一飲一啄皆前定。是怎麼見了財貝動了心。常言道生氣損財家業敗。是怎麼一朝之憤忘其身。看起來明是四條天羅網。古今來跳出去的有幾人。我今日大夢已醒恍然悟。願世上早早出了糊突盆。

李生嘆息了一回！叫道：書童，教梢公快攏船來，我要回家去了，忽然想來，我要喚醒天下後世。若不將此事，叙個明白，世人何從得知呢？待我留詩一首，這公子提筆在手，照着粉牆以上，題起詩來了：

頭夜句，喫酒不醉最爲高。第二句，貪色不迷是英豪。第三句，無義之財君莫取。第四句，忍氣吞聲禍自消。

小書生題罷詩詞把船上。一心要還家讀書苦苦熬。大丈夫但有凌雲冲天志。那怕他龍門倒有萬丈高。咱這裏一言論盡秋江夢。還總得大家夥裡扣扣腰。

風月段

二八佳人體似酥。腰間仗劍斬凡夫。雖然不見人頭落。暗裡能教骨髓枯。

言的是露水夫妻不久長。不過是天上浮雲地上霜。見多少蓋世英雄被他困。一个家拿着殺場作笑場。他雖然花容月色生的美。迷了心步步走的台望鄉。烟花女渾身上下有一比。

細聽我從頭至尾說端詳。青絲髮好比拴人繩千捆。金簪兒好比一杆刺人鎗。柳葉眉彎彎如同刀兩口。耳帶着連環圈套把人傷。桃花臉好比牛頭共馬面。杏子眼瞅的骨肉兩分張。櫻桃口能吞高樓與大廈。糯米牙嚼盡田產共牛羊。三寸舌好比斬人三尺劍。每日價磨礪以須鞘裡裝。硃砂唇啞盡人的血合髓。香唾津恰似一碗迷魂湯。笑嬉嬉暗裡藏著刀幾把。他腹中心肝腸肺是鐵鋼。兩隻手好比兩條鐵繩鎖。鎖住了心猿意馬難開疆。一對乳好似九里山一座。那裡邊許多兵馬埋伏藏，楊柳腰好比綁人檣樑木。小肚子便是停屍一張床。兩條腿右左一分如夾棍。小金蓮搥魂取命鈎鏢鎗。更有那無底萬人坑一道。準備着萬貫家財裡頭裝。嬌滴滴開口又把情郎叫。這分明鬼卒喚去見閻王。常言道丈夫困在嬌娥手。那知道紅羅帳裡是戰場。倘若是中了美人胭粉計。管教他總然不死也受傷。衆明公我說這話你不信。前朝裡幾輩古人講比方。夏桀王信寵妹喜拋大業。倒被那成湯伐夏國號商。殷紂王懷抱妲

已美如玉。也難免摘星樓上遭禍殃。周幽王千金難買褒姒笑。只落得周轍東遷墮王網。有一个千嬌百媚西施女。他在那姑蘇台上迷吳王。把一座鐵打銅鑄蘇州府。倒教那越王勾踐一掃光。楚伯王他能力舉千斤鼎。爭天下立志不讓漢劉邦。到後來垓下遭困携虞姬。淮陰侯把他逼死在烏江。有一个傾國傾城趙飛燕。他不過仗着濃艷倚新裝。更有他妹妹合德是禍水。最可憐皇帝無病把命傷。三國中董卓又把貂蟬戀。誰知道呂布更愛俏紅妝。他父子因爲爭鋒一場戰。賊董卓方天戟下一命亡。楊貴妃馬嵬坡下遭大難。幾乎的廢了天子唐明皇。到後來西蜀回鑾讓了位。提起他楊家姊妹痛斷腸。從古來英雄俱有冲天志。都被那紅粉佳人一禪裝。羅幃帳擺下一座風流陣。把一些好漢困在象牙床。在院中淺斟低唱朝朝樂。那管他家中老少絕了糧。到晚來百般奉事件件有。胡廝鬧論的甚麼綱合常。俱都是虛意逢迎假周旋。那裡有一點真心半點良。爲甚麼貪花拋了糟糠婦。爲甚麼戀色不顧生身娘。閨房中妻子常守有夫寡。他母親斜倚柴門淚汪汪。真等的床頭金盡逐出去。那時節垂頭喪氣才回鄉。勸世人早早回頭是正理。還家去安分守己伴糟糠。落一个共結絲羅山海固。樂悠悠永諧琴瑟地天長。咱這裡一言論盡風月段。只得是重整鼓板另開腔。

群殘鬧瞎傳

蒲松齡

江河日流日下。習俗愈趨愈漓。正人君子難支持。邪僻小人得意。臧倉巧譖孟子。武叔妄譏仲尼。捉風捕影快唇皮。真乃翻天覆地。無事消閒解悶。借端寫意吐詞。非敢輕薄將人嗤。俱有深意別致。情景非真非假。形容不即不離。知我罪我總由伊。且自逢場作戲。

衆老東主在上，在下要請教請教，我每日不解這天爺爺，他是爲甚麼忙田括地的，生出這千式百樣的人來？着他瞎胡鬧，鬧來鬧去，如何是個結果呢。

自從開關成兩間。芸芸衆生胡歪纏。蓼虫最愛吃苦菜。蟋蟀偏好弄糞丸。自家不識香和臭。說人不辨苦合甜。聞風是雨常八九。論理原情無二三。公道不敢傍個影。狗頭聽說誓不還。我說這話你不信。相傳鬧瞎有羣殘。連唱帶說休見笑。借口說話解悶玩。時至今日，毀譽無憑，是非顛倒，總是一個胡鬧世界，試把這羣殘鬧瞎的故事，說將起來，真是叫人哭又哭不得，笑又笑不得。

羣殘鬧瞎何自起。聽我從頭訴根源。只因着瞎瞎幾句傷時的話。惹起了無限風波非等閒。他說道，人情世事難睜眼。俺也就無有眼子把他觀。萬樣的看到眼裏添愁惱。到不如通不看見得安然。俺不去瞧見富貴便眼熱。俺不去撞着貧賤下眼觀。俺不去眼角留情調婦女。俺不去轉眼無恩壞心田。俺不去暗丟眼色行詭路。俺不去分外眼明討人嫌。俺不去橫眉豎眼欺軟弱。俺不去大睜白眼騙人的錢。悶來獨自高歌嘯。興到同人理絲絃。耳雖不聾閉着眼。任他地覆與天翻。

這瞎瞎平日執鼓掌板，全不合時宜，今日又說了這些沒眼子理人的話，越發犯了衆惡了，那一時在旁的人等，除了聾漢聽不見，啞巴說不出，其餘若禿子，若鍋腰，若癩子，以及癩脖，咬舌，豁唇，結巴之輩，一個個要合他門口廝鬧，說不及話的，只見從人叢裏，擠出來了一個猴頭鼠腦的禿瞎來，呱的一聲，尖聲尖氣的說怪話哩。

這瞎瞎幾句閒話不要緊。惹的那禿瞎當前不耐煩。叫聲瞎瞎休誇嘴。你不知東北和西南。青紅皂白全不辨。白日黑夜一樣班。老婆不知醜合俊。摸摸索索找窩鑽。孫子養了七八個。陰戶白黑不知焉。下坑舒腿待走去。踏着坯塊當了磚。碰到南牆不知躲。

大雨淋頭纔知道是陰天。怎如俺兩眼瞪在額顛蓋。事事看風才使船。俺不弄逢頭散髮
避濕氣。又省了剃頭打辮許多錢。冬天戴帽靠皮暖。夏日乘涼透骨寒。數樣的便宜俺
占盡。乖狡伶俐只數咱。

這瞎厮誠然瞎，誰是十全呢？盡人有頭臉，那個無褒貶！你說他眼睛，難道你不頭禿
的麼，瞎厮亦人情，怎肯便干休。

瞎厮回言把禿厮叫。憑空發怪爲何緣。你摘了帽子不見窠。一顆明珠在眼前。行房下
邊丟了興。倒回頭來往裏鑽。光光的極像龜頭樣。缺少了根上一片毡。你藏頭不出人
難估。露出頭來更難參。這個說是一個圓杵安脖上。那個說是一個葫蘆着了丹。這個
說是一個明月才出現。那個說是一個麸麵餅子大食團。這個說分明是一個熟狗肚。那
個說着了，我從頭裏看見光發鱗。

那禿厮聽罷，把臉氣的焦黃，兩手摸了摸頭皮，按了按那帽子，把眉一蹙，把嘴一舒
，惡很很的就待回言，早則又有一人，分開人叢，鑽將過來，你道是甚麼人呢？

這才按下葫蘆瓢又起。一個鍋腰又走向前。貓伏着身子多謙讓。未曾開口帶笑顏。

他說道如今世事只宜假。真道何妨揀一邊。待要世人看個好。脅肩諂笑最爲先。切莫藐視三角瓦。被他絆倒後悔難。一味低頭防葉落。逢人打恭唱喏圓。虛心冷氣把人哄。習慣謙和成自然。委曲俯就才處的世。直躬而行惹禍端。人那眉眼高低你看不出。作揖拱手不周全。高仰着臉子人犯惡。眼底無人誰喜歡。算卦不會奉承話。開口惹人不耐煩。光明大路你不會走。顛險地裏叫皇天。有日碰到棘子裏。不叫人大叔不理咱。這瞎厮原是個率真的人，不喜那足恭的樣子，那鍋腰打他的嘴巴，偏自家會奉承，說瞎子不善處世，方底圓蓋，豈能相合，這才酒逢知己千杯少。話不投機半句多。

瞎厮放下禿厮不理論。大罵鍋腰小毛團。低三下四誰似你。千態萬狀不堪言。你走着總像一個牲口走。你站着總是那犁把着衣衫。你伏着就像發券橋一空。你攔着就是一個椅子圈。仰着睡覺兩頭翹。看來又像一隻船。待做木梳難安齒。待做索頭繩難穿。總是常在矮簷下。你那中用有何端。兩口子行房不吃力。就了曲縷又隨灣。兩腹不能緊靠肉。好像是個蝦米尖。在腿間弓身施禮不如人意。翻過來蠟又去倒灌。對面行來真不快。只得他背面跪在床邊。你全無一點真實氣。人玩你的屁股倒天然。

那鍋腰被瞎瞎罵的，倒背着手，橫列着那頭，惡瞪着那眼，張口結舌，無言可對，那

： 秃厮搖了搖頭，正待助陣，又有一人，係拐李一轉，歪拉過來，另是一番話說，聽俺道來

他說道世路崎嶇多顛險。到處不少坑人灣。眼力乖猾稱高着。輕舉妄動就是憨。偏坡
路子要會走。大路不妨讓人先。不干己事且退後。誰肯作個出頭椽。你可有些莽撞氣
。井裡蝦蟆見有多少天。大瞪兩眼往也泥窩裡闖。不會學着踹乾邊。朦朧着眼子往那
窟井裡跳。又不會跳在那高枝往下觀。眼前氣量全沒有。仰着臉子盡憨顛。宜乎碰着
鍋勝樹。叫你成了紅頭千。

這瞎厮正在氣頭子上，聽的是癩巴的聲音，還能依哩，只見他戮了那明杖，瞪了瞪眼
，蹙了蹙脚，高聲大罵！聽他罵些甚麼：

瞎厮開口就把癩籠罵。你爲甚麼也來把牙黏。你乜行徑真古怪。誰能學上你乜一掂。
走着沒點沈重氣。站下歪揣好幾番。全不正行合正道。一流邪盤太不端。撮弄人給你
盪混水。沒有依傍不動彈。時兒合人作件事。從沒見你在頭前。自家的窩巢上不去。

叫聲孩娘你來掀我掀。推車上紉不得勁。沒大一煞就腿酸。筋扭着身子不端正。來往出入只溜邊。他說道這個態度濟不的事。翻過來倒行逆施得自然。

那癩巴被瞎廝搶白了一個儘死，打了一個折磨，也就善退了，癩脖子在旁，見他三個俱說不過這瞎子，就氣的氣喘不上來，這瞎廝見他們擰成一股子哩，又定要爭這一口氣，不肯做個死瞎子，這才是你要爭強，我要爭勝，那有一個服輸的哩。

癩脖子旁裡氣不忿。粗啣囉大噪出狂言。你個傻頭來窩窄眼。天生像貌就不堪。到處裡淺淺促促不敢進。試試轉轉不敢前。全沒有一點果敢氣。偏也嘴頭這樣饞。是人的舉動比你壯。你不着杆難動彈。一分人物一分福。控了棗的米麵怎麼上盤。那癩脖子豪氣冲牛斗。這瞎廝的氣象自閑閑。叫聲癩脖子慢上氣。脖子上氣球尙未痊。爲人理直才氣壯。光喘也粗氣不自然。你那有個富態像。我看來不值半壁錢。就是睡覺也不便當。動動就像吃了鹹。搖撼起來甚可笑。上下三卯一齊顛。快活上來待去親熱。搬過膝來敲不着膝邊。空帶着鈴鐺却不響。只賺了頭沈不自然。

那癩脖子雖是好喘粗氣，他氣的極了說話却費力，所以被這瞎廝罵了幾句，他就乾鼓

肚子，三時間不能做聲，這瞎厮也只索罷休了，誰想一個咬舌子，在旁裡呱呱的，一個結巴，又來結結巴巴的，又惹起叨叨病子來。

咬舌在旁呱喇着罵。有眼無珠太欺天。熱勢頭全然看不出。誰不必你眼界寬。一般伸腿就有碍。何曾顧後又瞻前，手掌手稍俱不見。噯是把掌噯是拳。常言道，一句甜言三冬暖。可怎麼惡語傷人六月寒。旁風子刮你乜沒眼色。你還不知風在那一邊。瞎厮回言也照着他罵。那裡有你來弄的喧。你無令色着人愛。全憑巧言騙人歡。拏拏捏捏聲音嫩。嬌嬌滴滴可人憐。妾婦聲氣天生就。若是個老婆倒值錢。那夜聽你雲雨事。辨不出誰是女來誰是男。這咬舌找着賺了一個臊。那結巴又尋蚰蜒把耳鑽。安排上前去出氣。又沒有那伶牙俐齒把話傳，嘴唇哆哧成了塊。滿臉上發青淚潛潛。結結了半日才說出瞎厮兩個字。惹的那瞎厮不放參。你從來沒說句利亮話。一字就顛上好幾顛。心不直來口不快。越有急事越漫言。含着骨頭露着肉。半吐半吞藏機關。銳蹴殺人的柔奸物。就是夫妻免不嫌。張口待說那叨情的話。叫人半日還聽不全。叫你心肝你待回敬。那兩字的稱呼說不完。

這瞎廝有來言，他有去語，又罵的弄妾態的咬舌，徒自咬牙，漫漫的竟成了啞巴，從此各人忍氣吞聲，無事豈不好呢，最恨處又有那調三和四的整唇，播歇的大鬧疆場，他可在旁裡裝無事，半夜裡驢墳門，不是人來也。

那整唇播歇着三片唇。當面就把水來攙。狠望他們打個眼。故意却把瞎廝攔。打警失怪無如你。你却合人無喜緣。寡不敵衆從來語。那裡有你賺的先。不鹹不淡兩句話。氣炸了瞎廝肺合肝。任憑他們囉著我。于你也多嘴甚相干。人家嘴是兩片肉。偏你綽號叫唇三。反正儘著你去使。橫豎也儘你去撲搗。破口唇舌妄生事。翻黃作黑人怎担。惟有一樣替你慮。待要親嘴却不方便。還有一件更可笑對著陰戶是皮五扇。想是你娘口不好。曾拿兔子去解饑。你比著人家少塊肉。養了孩子來不周全。

那整唇被這瞎廝罵的裂著那嘴，呖著那牙，鼻模羅樣，左看右瞰，就有望人行粗的意思，那些人也就有待發作的光景，這瞎廝那裡看的出來，越發把那些人來拾掇成一堆，罵上了一套，罵道：

(邊江引)你這也嘴來那也嘴。驢鳴狗又吠。我碰腿。並撕毛。捶你乜腰背。揸脖子。

拔舌頭。還裂你乜嘴。

這瞎厮把這些人來，各自罵个苦情，又打總裡罵了个盡致，倒也叫人痛快！但只是那人老羞變怒，急子待發作，那壑唇又點上寡不敵衆一句語，焉有不起仗來的呢？

只見他齊忽拉的上了氣。四州八面波浪翻。壑唇子挑嘴丟暗號。結巴闊闊的往上鑽。咬舌不知是罵的甚麼話。癩脖子脫了大領衫。秃厮摘了帽子使頭禰。鍋腰就拾半頭磚。癩巴掄動手下的拐。看來好似鼈跳灣。豐漢急瞪著兩眼把衆人看。啞巴拾掌又磨拳。瞎厮忽忽掄明杖。野鴉鷂窩四下裡鉤。七手八腳纔大鬧。惹的那大男小女笑聲喧。許多人來都圍著看。一個矮子光棍走近前。

那個矮子來到，連聲喝叱，才壓伏下了，不然，這鬧豈同小可！

那矮子吆喝衆人好村野。不知王法沒見天。結黨行凶逞靈聖。打下人命誰待担。若有一個再動手。我就給你稟了官。先打凶氣後枷號。管叫你認認衙門朝那邊。衆人聽說無言對。面面相觀囂訕訕。秃厮沈穩穩的把帽戴。鍋腰俏不知的擗了磚。癩巴柱杖在道旁跼。癩脖子又穿上大領衫。咬舌嬌聲嫩語的洗乾淨。壑子呲牙裂嘴的驢笑天。結巴只待把冤

氣來訴。又沒有嘴快與舌尖。聾漢在旁裏看火色。那啞巴光打手勢有萬千。瞎厮還待掄明杖。那矮子過來又阻攔。替喇的衆人散了夥。他把那光看不勸的罵了一番。這不是羣殘齊把瞎來鬧。却叫個矮子撐了出。誰是好來誰是歹。好叫俺局外閒觀白眼看。那矮子三言兩句，吆喝的那些人總是端了草筐的驢，退了神的姑娘，你看我，我看你一齊散了，你說這個矮子，如何就能壓伏衆人？說起來這也可就是強梁世界！

一來他是個皮拉棍。二來他有幾把拳。三來他有好親戚。四來他有幾串錢。五來他在衙門裏撞。六來他也好言談。七來他有極後臉。八來他也算有坤乾。九來衆人都是些老實主。十分不敢合他結下冤。往常時他也丟過了無限的醜。如今來翻過裙子就是天。他做出來的誰敢當。他說出來的誰敢翻。雖則一個理服泰山倒。也還爭在強弱間。這不是羣殘鬧瞎大結果。我歷歷述來衆位參。

醜女自嫁

蒲留仙

引

石破天驚

六九

醜女傷秋獨坐。思量只悔從前。非關命薄與緣慳。自己尋來下賤。從不梳頭裹脚。那知刺鳳描鸞。可憐沒甚好姻緣。暗自傷心怎見。

(發端)醜女傷秋。醜女傷秋。願影回頭好害羞。不敢對人說。淚濕衫兒袖。惱恨無休。想起我的模樣兒添上了愁。那有個妙人兒肯把我將就。

暗暗傷心淚滿眼。埋怨當初自己懶。於今年紀這麼大。又醜又拙悔之晚。

(備妝)爹娘當初。爹娘當初。教我裹脚把頭梳。奴家怕害痛。謳的我爹娘怒。再不理我。再不理我。悠悠自在。好不快活。逢着頭。鞋兒趂刺着。

蓬著頭。赤著脚。帶著灰臉兒不聽說。嫂子說我我就哭。哥哥說我我就撒潑。丫頭說姑娘明白醜。罵聲奴才休管我。

(偷閒)又想當年。又想當年。針兒線兒放在面前。奴家愛耍。一刻兒也坐不慣。纔待拏針。纔待拏針。忽聽街上鬧紛紛。連去看幾遭。就把一日混。

拏起針來又放下。沒要緊的學他。咱心裏急的沒事趣。我且丟下耍耍罷。

(自傷)奴今十八。奴今十八。年紀還小諸般兒大。只這兩隻脚。被窩裏放不下。又不曾剪

裁。又不曾剪裁。繡花針兒拿不起來。叫聲好嫂子。給我釘上鞋兒帶。

脚又大。臉又醜。不中使的兩隻手。一根帶子沒釘上。綿線抽斷一大絡。嫂子過來嗤兒嗤兒的笑。沒見使針的裂着口。

(不售)我好傷慘。我好傷慘。想起我的終身。叫了聲天。聽的說媒人來。不敢將他見。東也不中。西也不中。姻緣事兒再不現成。人都說醜也還罷。拙了可中甚麼用。

聽說媒人坐下。又是惱兒又是怕。從來媒人會說謊。沒的這科子說實話。哄着他來謝了帖兒。醜也罷來拙也罷。

(眼熱)姐姐妹妹。姐姐妹妹。骨格兒生的我也追隨。偏他脚兒小。針線兒又都會。姐姐嫁了。妹妹定了。親戚們走着好不熱鬧。人都不理我。自己心焦躁。

姐姐婆家體面大。妹妹眼前也出嫁。丫頭小廝來送禮。盤子朶着盒兒架。果子做的脆又酥。饅頭蒸的扁窠大。嫂子說姑娘你不吃麼。羞的我只背地裏罵。

(情癡)惱的我睡不着。惱的我睡不着。似夢非夢我就齊整了。夢兒裡當是真。不覺的微微笑。笑的我醒了。笑的我醒了。爬將起來照着鏡子瞧。一陣好心傷。淚珠兒樸樸的吊。

夢兒裏。心正影。忽刺巴的就齊整。閉月貌。羞花容。才待歡笑又驚醒。醜頭怪臉還是他。傷心慢把天明等。

(無奈)我好傷心。我好傷心。男大當娶女當婚。少不得尋主兒。說不起醜和俊。多許妝奩。多許妝奩。不必舉監和生員。但求是人家。便與他成姻眷。

自己就把自己罵。難道家的老了罷。但求一個小主兒。不必定把貴人嫁。賭氣做個賢慧的。看他俊的待怎麼。

(不遇)今日求媒。明日求媒。家家聽了都不敢回。只有個小主兒。又怕你受罪。沒多莊田。沒多莊田。住房門口是牛欄。太淺陋。只怕你住不慣。

媒人跑了一年多。家家推說找不着。只有這家他倒肯。他却家裏沒被窩。叫聲姑娘你將就罷。命運造就待怎麼。

(安分)好沒奈何。好沒奈何。大家人家養化多。想是小人家。還和他醜的過。前世生來。前世生來。姻緣簿上有安排。奴家憑命吧。何必將人怪。

沒奈的嘆口氣。罵聲自己你好不濟。從來大命交給天。見富見貴怎見的窮人家生活我

不知。只有粗來那有細。情管做個好媳婦。不信俺就不爭氣。

(屈就)當時許了親。當時許了親。他家也來下聘金。我知道他窮。多少不必論。打點回盤。打點回盤。不用鞋襪和衣衫。給他雜糧食二百一十石。

許親就把禮來送。梭布紅綢下聘定。也有麻糖和散子。也有腥禮共餅乾。我的手拙出了名。回盤何必胡擺弄。想了一想得實惠。倒是糧食還中用。

(清夜)聽說把日子查。聽說把日子查。日子查在八月八。到也算近便。又喜又害怕。心兒裡自思。心兒裡自思。糊裡糊塗自發癡。雖是他情願。恐怕見了還生氣。

日子查的近便。早些兒完了這心願。到了他家自有法。只怕一個初見面。生米已是做熟了。出上一個不喜見。

(立志)打點隨身。打點隨身。先將一片賢孝心。倒是箱籠兒。新舊不必論。略製些衣衫。買了幾件釵共環。要做好媳婦。何必多打扮。

心裡想着要爭氣。又怕模樣太不濟。我想要做好媳婦。衣裳釵環是小事。晝夜尋思再沒法。一定就是這主意。

（良心）日子到了。日子到了。心裡難過對着誰學。也去洗個澡。衣服換一套。勉強包脚。勉強包脚。梳起頭來打扮着。對着鏡子照。自己也看不過。

看看來到這一日。不由的一陣心裡氣。勉強包脚又梳頭。鏡子摔在地平流。自由出嫁世間少。沒奈何的去現世。（受）

（故事）喇叭哨吶。喇叭哨吶。鬧鬧烘烘到我家。兩個佃戶婆站在床兒下。時晨到了。時晨到了。頭罩紅綾怕人瞧。奴家慢慢走上了棹子轎。

也有燈籠也有火。鑼鼓喧天把人聒。遠親近鄰都管飯。一頓就是七八棹。佃戶老婆頭裡走。女婿後頭就是我。大家慫恿上了轎。難道醜的就沒處着。

（小心）路兒倒不遠。路兒倒不遠。二里多些就見了曠。三間小草房。倒也好門面。下的轎來。下的轎來。門小不敢把頭抬。總是脚兒大。還虧這裙子蓋。

下轎還把頭兒蓋。婆婆接在門兒外。謝了東鄰謝西鄰。想是他心裡也自在。

（自揣）把我扶上床。把我扶上床。揭了蓋頭好心慌。這個對面羞兒沒處放。女婿把我瞧。女婿把我瞧。我看他的模樣兒像是心焦。他只好說。不住的把臉掉。

露出臉兒自覺醜。滿懷心事難出口。女婿想是看不中。不住程子往外走。也沒吃那長遠麵。也沒吃那交杯酒。

(人情) 鼓打一更。鼓打一更。女婿慢慢到房中。坐在床沿上。紋絲兒也不動。無奈我開言。無奈我開言。我醜不會把你瞞。不見那賢不賢。就把人輕賤。

女婿進裡不理我。只管坐着不脫脚。誰請當初把我說。女婿覺着不成事。也來笑着溫存我。只怕男女不回心。這不多一會兒就起了火。

(力行) 過了三朝。過了三朝。每日挑水把火燒。刷了早飯鍋。就是午飯到。婆婆喜歡。公公喜歡。提心吊胆這幾年。叫聲老天爺。稱了我的生平願。

又打水來又推磨。諸般生活都會作。姑姑姨姨二三十。不會惹着那一個。公公婆婆都喜歡。咱醜兒老來倒快活。人說醜女家中寶。這句話兒真不錯。(完)

石破天驚

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十五月初版

版權所有

石破天驚

全一冊 定價國幣三角

編輯者 斯 特

校訂者 孫 德 予

印刷者 北洋印刷公司

總經售處 東方書社

代售處 各大書局

1184-

428224

50

428229